燈塔

月刊

第三卷 第九期

民國廿五年九月一日出版

本刊叢書

菩提草 悅西法師著

本書有佛學論文，有雜感小品，莊諧並雜誠百讀不厭之佳作也。定價肆角

石火集 竹摩 通一法師合作

本集集二師近年詩稿，寫景言情，各有其獨到處不可不讀也。道林紙印 每冊三角

靜賢全集 靜賢法師作

本集有論文，詩歌，小說，信扎，雜文，作品頗有曼殊風味。定價肆角

海萍詩集 通一法師編

本集共收僧伽居士廿餘家作品各有特殊作風，亟宜一讀。道林紙印 定價二角

名山遊記 何張蓮覺作

本書可作佛教文學讀本讀，亦可作佛教史地研究。

道林紙本 每冊三角 報紙印本 每冊式角

南詢集

本集集嶺東佛學院第一屆畢業論而成。

每冊陸角

以上六種合購，減收一元五角，郵費在內。

全國佛教徒 不可不看

佛教日報

消息靈通

特印刷精良

色言論公正

銷路最大

（介紹定閱 功德無量）

全年定價五元

社址：上海新疆路和民坊五號

人海燈　第三卷第九期

目錄

社言：寫在中佛會改組以前　通一

漫談　怎樣消滅人類的戰爭　笑痴

「六一九」　木華

僧青年的修養與出路　覺先

要求密宗大德給與我一個確切的解答　西滄

理論　楞伽七性自性與七第一義境之解釋　慧童

論涅槃之差別　僧庵

日本宗教教育的最近情景（日、大村桂嚴）　窺諦譯

佛教文藝　異鄉寒夜　碧峯

雲水僧速寫　道屏

沉悶　蔚雲

行脚日記　通一

通訊　歐陸佛化展望——歐陸通訊——　呂侶

「考帕殺」之一幕——暹羅通訊——　性致

一月佛教　記者

編後話　編者

寫在中佛會改組以前

通一

自中央民訓部發表修訂佛教會章程草案以來，全國佛教徒都非常深切注意，相繼在各佛教刊物發表意見者着實不少，在佛教日報上，我們讀到張廷灝處長給王一亭居士的信，心里眞非常慚愧，政府如此厚望佛教，希望我們的領袖大德們能和衷共濟，奠定佛教會萬世之基，誰無人心，寧不感動？不過，張處長既主張八月間先在京招開中佛會理監事聯席會議，以便進行籌備全國代表大會一切事宜，而中佛會諸公是否如此幹法，我們還寂無所聞，此次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其關係之重要，已是盡人皆知，轉眼間就是十月，會期已近，而所謂理監事聯席會議，代表大會一切籌備事宜尚不聞動靜，豈非怪事？最近湖南省佛教會因爲對代表產生法發生疑問，特發生快郵代電，引促全國佛教徒注意，研究；假使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不會胎死腹中，此事實有詳加注意的必要，茲先抄錄原文如下：——

各省縣佛教會慈鑑　頃閱申報及海潮音月刊第六期載有中央民訓部令飭中國佛教會議訂本年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期，并交有會章草案，飭即分發各地佛教徒切實研究，如有意見時儘可提出討論云云。查各省縣會自去年因中佛會施行新章以來，有少數縣份竟改組者，有多數省份而守舊狀者，一會兩章，紊亂組織；但今中佛會現奉上令定期召集大會，究竟召集大會代表方法以何爲根據？在未召集以前，各省會應特別注意庶免再有私會之禍，然各省應自謀本身利害計，可速互相商榷意見，或聯呈中央請示，或向中佛會書面問答，始能合乎大公而昭平允，特將拙見電報垂察，即希示覆爲禱，

湖南省佛教會叩寄印長沙。

我在上期本刊里曾說到各省佛教會之成立者，未及全國各省之半數，以此足証各級佛教會之不全健。轉說一句：以若干不健全的佛教會而爲基礎的佛會，是否能代表全國佛教徒之公意，實屬疑問，況每屆中佛會改組時各級佛教會代表之產生，亦有許多不堪明言者，故現在湖南省佛會對于本屆大會代表之產生的方法，發生疑問，並非全無意思。我以爲此次中佛會之所以發生糾紛而有這次澈底改組者，實由于中佛會擅改會章取消省佛會而起，現在既經張處長明白指出取消省佛會爲不合理，不合法，這已可証明中佛會此種舉動實由于自動，這樣，未加改組的各級佛教會，勢不能不予以承認，已改組者，在中佛會本身看來，是合法的，其所選出之代表，更無問題，這兒，我覺得比這問題更重要的是：未成立省佛會之省份，其代表是否任其缺額抑有其他補救方法？各省已成立縣佛會的數量不同，每省代表名額應如何規定？本次佛教所徵求得的會員是否也有推選代表出席的資格？凡此種種，我們都在期待中佛會早些公布出來！

從本屆改組以後，希望中佛會日漸健全，不再有所謂私禍之嫌，故不憚煩一再貢獻一些拙見，如被視爲過耳順風，則我輩自己也自慚多事了。

怎樣消滅人類的戰爭

笑痴

人類爲什麼要發生戰爭；聰明的！你可以告訴我嗎？

「戰爭」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它給予我們的利益增進我們的幸福嗎？不，牠（戰爭）是人類生存坦道上的惡魔，希望人類流血了、滅亡了，牠便快樂。人們的鮮血，是牠愛喝的美酒；人們的血肉，是牠唯一的佳肴，戰爭，便是牠享樂的機會。牠高興那自由國裡的太平道上永遠繼續着戰爭，血流得越多牠越興奮，人死得愈衆牠愈歡欣！直至，血流盡了，人死光了，這就是「戰爭惡魔」的目的已達，大功告成的一天。人類呵！聰明的人類呵！請看戰爭的結果！

以「萬物之靈」的人類的眼光觀察起來，戰爭應該詛咒的！主使戰爭的惡魔理該碎尸萬段的了！人類呵！聰明的人類呵！努力！努力！殺死戰爭的惡魔，建設合理和平的世界。我們需要是幸福，生存，不是流血，死亡！

過去的歐戰，成爲歷史上永遠不可磨滅的一頁灰色的慘史，想來，誰不爲之酸心？流涕了四年的結果，除了血流成河，尸橫遍野，和槍殺後一片冷悄悄的焦土，別的還有什麼？可憐那幾百幾千萬萬的忠良國民，死得一些代償也沒有！呵！流血爲誰流血？犧牲更爲誰犧牲？在陰雲迷漫炮火連天的槍林彈雨中幸而沒有戰死的人，大約總將戰場上經過的情形當作一場醒後的惡夢。嗟！戰爭到底是殘酷的！不人道的！理該撲滅的了！

事實告我訴們，牠——主使戰爭的惡魔——給予我們的是：流血，慘死，悲愴，凄涼！人們毫不自覺的入其彀中，如瘋似狂地殘殺同類，究竟爲什麼？夜靜更深萬緣俱寂的時候捫心想一想，也會自責太傻氣了，爲人類流出傷心慘痛的同情淚來。

怎樣消滅人類戰爭？這個問題，我覺得應該要注意下面的三點：

一，用人類的立脚地看事物——人們的慾望是「得隴望蜀」無止境的，一天到晚在心頭縈繞着「利害得失」「損人益己」的幻夢。試看任何國家一班執政者的心理：如何擴大版圖？如何充實武力？如何鍊兵？如何製炮？如何拿別國做自己的屬國？如何使別國國民做自己的奴隸？這樣的用心，都是以國家爲前提，却忽略了整個的人群的生存原理和國民應有的道德了。西洋有名的科學家達爾文氏，倡明「優勝劣敗」的學說裡有兩大原則：一合群力，一抵抗力，對于「抵抗力」的說法，曾被俄國學者克魯泡特金提出抗議，以「抵抗力」是戰爭之因素，不合人群的生存原理故。在這裡我們便找着了人類所以發生戰爭的原因是：只圖一國的安全，享樂，而莫明「世界大同」「天下爲公」的眞理。眞的，我們把眼界放大些，心量展寬些，打破祖國觀念，帶上世界大同的眼鏡，站在人類的立場上看事物，不以國家的立脚地看事物，這時，什麼土

地呀，國家呀，權利呀，文明呀，一切的一切，通同是人類的屬物。快樂，全人類快樂，苦惱，全人類苦惱，這樣劃通了國家與國家中間的鴻溝，縫成一件世界的大衣，度着幸福同享「患難同害」的世界生活，倒也另有趣味。不消說，這時，戰爭自然就消滅了。

二，別拿別國人當作惡魔一樣看——說來也奇怪，人類的兩樣心特別來的顯著，想是天賦的吧！俗語說得好：「人無兩樣心，狗子不吃糞。」這的確含有哲學的神祕味的。看看後母對於親生子女的愛多麼眞誠，對於前娘子女的恨多麼切骨，天呵！這是人類永久的缺陷

一般人以爲一個異種異族的別國人，怎未能和他並肩携手交爲相親相敬的好友？這樣內心裡潛伏着蔑視別國人的心情，亦往往影響到將來發生戰爭的可能。其實異種異族有什麼關係？同一人也，四肢五官，情感，思想，道德，倫理，不都是一樣嗎？說不定人類原是同一祖先呢，不過因住處有異，受自然環境薰淘不同，所以演成白白的是歐美人，黃黃的是中國人了。在人類起源這部書裡說：『人和其他靈長類的動物，血統上既有關係，則他們必有親近公共祖先……由這公共祖先演化到一定的時期，各有分支漸漸演化到現況罷了。』梵網經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以佛教的同體大悲觀待一切人類，也是消滅戰爭的最好的方法。

人們都非常愛護自已，我勸人們更要非常的愛護他人和別國人，因爲民族相愛相助，才能增進人類的幸福。事實告訴我們：歐洲文藝復興，有一部分的確是受東方文明的影響，因爲十字軍敗後帶去許多東方文明，當時人們都感覺自身生活的枯燥，反動思潮日甚一日，于是完成「文藝復興」的這回事實。再看近中國的物質文明：電燈，電報，汽車，輪船……大凡帶有幾分科學化的東西，那一項不是脫胎於別國？所以我們不能拿別國人當作惡魔一樣看，實際上我們從別國人互得了不少的利益。

三，應該尊重別國國民的權利和文明——「哀莫大于心死，恨莫大于喪權。」甲的權柄爲乙奪去了，甲對乙之恨，如淵似海，雖到「海枯石爛」的一天，亦思圖報復。私人之恨尚且若此，況乎國與國間的喪權之恨呢！，所以戰爭的起因，多半是在「權」之一字上爭勝利，世界的總體是一個交互作用的連環體，世界上任何一國的文明變化，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影響到別國的文明，如歐洲文藝復興，就引起中國的五四運動，美國金融恐慌，就影響到全世界的不景氣。所以從互涉作用的關係上看來，我們尊重別國的權利和文明，就是尊重本國的權利和文明。人們既了斯意，設仍以強凌弱的去强奪別國的政權，破壞別國的文明，這是何等的恥辱呵！我們都知道的，我們沒有力量福利別國，至少也須尊重別國的文明像尊重本國的文明一樣，因爲爲本國物質的利益計，滅亡了別國，是不合理的，我們要反對的。

人們若注意以上的三點，我相信戰爭自然就消滅了。和平之神飛臨到人間，處處給人們看牠的會心微笑的笑臉。

人類呵！聰明的人類呵！努力！努力！殺死戰爭的惡魔，建設合理和平的世界。我們需要的是幸福，生存，不是流血，死亡！

談「六一九」

木華

這個「六一九」的名稱，還是新近第一次採用的，驟觀之，當然覺得有些驚奇。然而在聰明的讀者，想不致會引起這樣的疑問吧：現前我國各種紀念日中，並未聽到有「六一九」紀念，這又是何時新產的一個紀念呢？其實，一點不必驚奇，它的產生並非由我無中生有，因爲確有這回事實發生過啊！

一經提起了六月十九的數字，在一般善信男女同胞，無論處在文化集中的都市，或僻靜的鄉村，沒有不知道是觀音菩薩紀念的日期。關於觀音菩薩紀念的日期。每年中共有三個，至於這六月十九——簡稱「六一九」究屬何種紀念？尚有許多人不甚清楚的。雖則有許多人知道「六一九」是觀音菩薩入滅期，但因有不瞭解入滅是菩薩示現入涅槃的緣故，就看作也是和尋常人一命嗚呼的「死」的意義完全相同，以爲入滅即是死了，不過名詞有異。這是他們的錯悞。

姑無論錯悞的也好，能明白瞭解的也好，對于觀音菩薩每年三個紀念中的這「六一九」也同樣的在他們各個腦幕上已鐫着不易堙沒的痕迹，試看許多人不是在四五月間就屈指頭算日子？時期到了，他們便正心誠意的紀念着觀音菩薩入滅的這紀念，一種眞摯精誠的一念信善心，實爲可感。

因之，凡是觀音菩薩紀念日，不但在我和一般人有着深刻的觀念，即以風俗習慣論之，亦成爲我國社會風俗，民間習慣了。雖然現在挂在壁間的日曆早已忽略了關於觀音紀念的標載。

本月裏同有三個值得紀念的有意義的紀念日，一是十年前國民政府成立紀念；二是民十五年國民革命軍誓師紀念；第三則是我們所說的觀音入滅的「六一九」紀念。前二者同爲我國國民黨掀倒帝制，肅清軍閥，爲完成領導人民走入平等自由之途而建築新的國基爲出點，後一則是觀音菩薩在千餘年前爲要替人們收伏妖道而現比丘身相，既待收伏當時那位噉人吮血的妖道了，使人們不致再受其迷戀，得免死於非命，則行於隔年六月十九日歸眞入滅，從那時起，便在我國民間社會開出這「六一九」紀念了。所以，本月裏的三個紀念就其本身意義講來，無形中有個共同要點，那就是都以解救人們，利樂人們爲前提的。但，現行日曆上在本月這三個紀念中，可獨忽略了第三紀念的標載。不過忽略由他忽略，紀念仍是照常紀念，並不曾跟着日曆的忽略進而至於完全消逝這負有意義的紀念。因爲由這紀念本身的意義的重大，已造成了人們的觀念，社會風俗，習慣，不要有意的被動的推行，這正是顯得它的價值的高貴。

然此六月十九爲觀音入滅之說，若攷諸聖誕表則又完全

不相符合，我看過兩三個表了，它們記載的，除了一個是說聖誕外，餘皆爲成道期，所以還有很多人說「一六九」是觀音成道紀念，次則儱侗的說是聖誕紀念，說是入滅紀念的恐怕尙是在其次吧。

觀音菩薩是過去名正法明如來的古佛，也是未來補處安壽國的教主，號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如來，只以智悲雙運，爲要度脫衆生故，自動的卑屈，不住於佛位，不住於涅槃，而示同菩薩。在方國土巡迴來往經云：「觀世音菩薩，不可思議威神之力，已於過去無量劫中，已作佛竟，號正法明如來，大悲願力，安樂衆生故，現作菩薩」。且觀音菩薩是無剎不現身，無類不現身的，只要十方世界中有那一剎土或那一類的有情是可度脫的，即當仁不讓的駕着不思議威神力往彼剎土，或還要示同彼類，運用種種善巧方便而度脫之；所以觀音菩薩同時又不拘定只現菩薩身，這在淸華會上釋迦牟尼佛答年盡意菩薩所請問的一品經文中已是間接的告訴我們很詳細了。

也許禮義之邦的我們中國國民對於觀世音菩薩最有勝緣吧，歷來關於觀音菩薩的靈感，聖迹等事實殊多；以一個絕對不是帝國主義那般强暴的，而是有愛好和平的民族，當然更易於感應大慈悲的觀音菩薩，況菩薩又是爲衆生而悲苦，爲衆生而奔忙，堅持着「尋聲救苦」爲職責的。我當時這樣想着：無論在「尋聲救苦」的字眼看來，或觀音聖號與觀音聖像上看來，觀音菩薩確是一位「找事做」的菩薩，這話似乎含有褻瀆語氣，然我們只要捨棄褻瀆心意，以正思維敬仰心觀之，反覺得能顯出幾分觀世音菩薩的大慈悲相。

毋庸說了，觀音菩薩的的確確是一位找事做——尋聲救苦——的大慈大悲的菩薩，與我們最有緣的，但是，關於這六月十九產生的由來怎樣？並且我在前面說六月十九不是觀音菩薩成立與聖誕的一天，而是入滅的紀念日，又有何根據？這里，我可不必另費口舌，且抄兩段關於記載此事的文字以爲証實。

南五臺山示迹記

隋仁壽中，山中毒龍，變作道士，賣藥於京都，服之，立刻昇天。實以妖通，置於山中龍窟而食之。忽來一僧，結茅峯頂，伏彼妖通，使安窟穴，民被庇蔭，入道者衆。次年六月十九入滅，及荼毘時，東峯上現星橋，到諸天衆，音樂天華，異香覆郁，南臺日寶燦爛，廣莫能知，於烟雲之間，現自在端嚴之相。慈容偉麗，瓔珞珠衣，煥然對目，始知觀音大士示迹。

我們讀了右面這段文字，對於六月十九的來因已完全明白，我說六月十九是觀音菩薩入滅期，決不是全無把握的猜想，乃係根據這事而發言的。

說明六月十九這段因緣的還有南五台山觀音菩薩示迹之記，也不妨節錄這裡，便於參閱。

記云：

昔隋時仁壽中，此山有毒龍焉，以業通力，變形爲羽人，携丹藥貨於長安，詐稱仙術，以欺愚俗，謂此藥之靈，服者立昇於天。嗚呼，無知之民，輕信

此語，凡服此藥而昇天者，不知幾何，又安知墮彼羽人之穴，以充口腹耳！而一方之民，尙迷而不悟，惟我大士，以悲願力，現比丘身，結草爲庵，止於峯頂，以妙智力，伏彼妖道，以淸淨風，除其熱惱。慈念所及，毒氣潛修，龍獲淸涼，亦居巖穴，民被其德，各保其生，昔之怪異，不復見矣！由此靈貺達於朝廷，以其於國有功，於民有惠，建寺峯頂，而酬酢之。……嗚呼！建寺之明年六月十九日，大士忽示無常，恬然入滅。……茶毘之際，天地晦冥，斯須之間，化爲眼界，忽聞空中簫鼓響，山兵搖，瑞雲奔飛，異香馥郁。忽於東峯之上現金橋，橋上列諸天衆，各竪幢旛，及雨星華，紛紛而不至於地。最後於南臺上，百寶燦爛，衆莫能知，衝天無際，影中隱隱現自在端嚴之相，慈容偉麗，纓珞銖衣，天風飄飄，煥然對目。爾時緇白之衆，千百餘人，咸睹眞儀，悲喜交集，莫不涕淚瞻依，稱名致敬，始知觀音大士示迹也。

這段記文是已立石的碑記，我是從書本中節錄來的，如果這碑石還不曾被風雨侵蝕，泥砂掩沒，那末只要是去過離陝西省城七十里的南五臺山的一切人，皆能見到。我們在「六一九」的這天紀念觀音菩薩，若不瞭解這所以要紀念的意義與其由來，不成爲笑話嗎？那不過是盲從而已。然而只要是信念觀音菩薩，披至誠心，縱有不瞭解這紀念意義的由來，盲從亦是無上的隨喜功德。現在還有不少自作聰明的不盲從的所謂無知識者，完全武斷的抹煞一事實，爲了個己的私慾，肆橫無忌，旁不顧及他人利害，所以這類朋友儘管不盲從，反對盲從，實則較之於盲從者的盲從還要糊塗得不可言喻呢！

觀音菩薩是衆生的依怙，是衆生的施無畏者，衆生類中只要不學那不盲從而實超過盲從水準線上一般的來拒絕觀音菩薩勝緣的，在苦難中自能獲免解救。經云：「是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爲「施無畏者」。當時有毒龍與妖作祟，危害京都衆生，攝覺彼無辜衆生於其巖穴中作佳餚美饌，以充口腹。若此畏無可畏的慘劇，觀世音菩薩自不忍忽視，必得本着「施無畏」精神而來解救。經云：「或遇惡羅刹，毒龍諸鬼等，念彼觀音力，時悉不敢害」因爲是禮義之邦的愛好和平的民族，曾凖信過觀音菩薩，稱念過觀音菩薩，雖是忽然間遭變毒龍的侵害，且當時被毒龍以妖通化作販賣昇天的仙丹妙藥所迷，不知走入了圈套，更不知「念彼觀音力」，然而亦可感應菩薩的威神力解救。故毒龍的收伏，亦是菩薩的大慈悲願力！由此，我們想到本月裡在日曆上所標記的國民政府成立與國民革命軍誓師紀念日，它的能够將厭在不平等不自由的人民而解放爲自由平等，以及軍閥統一中原的種種利樂人民事業，亦正是彼等不可託諉的職責了！

吾人不管它是政府的職責，不管它是菩薩的悲願；只要同是有意義的，也不管它是任何紀念，皆可求其普遍化，滲入社會深層，成爲人們的觀念，民間的風俗習慣，且能各個

從紀念本身上反省，用工夫，才不致起外人的歧視，而見風便倒或竟至連低微的響聲都絕斷了，闃然無聞。有人說：「只要主義普遍深入，領袖健全存在，群衆一致擁護，一時政府的成敗或土地的得失，轉成爲次要問題」。同樣的，凡是於家國民族有意義的紀念，果能「普遍深入」，得群衆的信念不忘，而「一致擁護」，其標記與否是不成問題的，願望對於一個國家民族乃至對於十方世界全衆生類負有歷史上重大意義的各種紀念，皆能達到這點。然就我國政府當局言之，固應當盡其職責，而我始終相信大慈悲的觀音菩薩是盡衆生類本着這「六一九」的施無畏精神來完成至上悲願的。

中國，現前的我們中國，對於內鬥外侮的事件已是層層無盡的開展，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所以，嘆出像張丙那樣所顯示「不必辯論中國人是無望的。無論怎樣說！」的人不少。的確，中國人是無望的，中國更是無望的。試看：四面虎視耽耽的各國不是搖身一變而爲紳士了嗎？在他那掩飾不盡的一張陰險的面龐上向你襯托着陰險的微笑，露出他事前磨礪了準備咬你肌肉的齒牙和舐你精血的舌尖，並擺着十足的紳士架子，玩出各種五花八門巧妙手段，向你說出什麼「提携」「合作」一類的騙人鬼話，誰又知道他這個悶葫蘆中賣的什麼藥呢？現在有不少的人還像千餘年前着上了那毒龍而變化羽人的迷一樣，完全走入了他的圈套，實則他這悶葫蘆中還不是賣的如那羽道所說昇天的靈丹妙藥，你想眞的昇天嗎，成仙嗎？請暫時飽牠的轆轆枵腹；你想眞的提携嗎，合作嗎？也請暫時充他的勃勃野心！故所謂昇天的靈丹妙藥，建國的提携合作，無非是誘上釣鉤的一粒餌子，不敢輕於嘗試，但是，事在人爲，不應儘抱着悲觀，要從這「無望」中尋出一線光明的希望，那就是我們從紀念「六一九」這天而想到援求悲觀世音菩薩的不思議威神之力了。

過去時，觀音菩薩的威神力救出了京都無數人民，現在未必能救出一個國家的危亡嗎？當我們倡着菩薩救國的高調時，免不了在一般人，平坦的心地上突然堵着這樣一堞疑域，尤其在自負不凡的新知識階級。提出援求觀音菩薩的威神力代爲我們中國人與中國國家從無望中而尋出希望話，自有幾分理由並非他們所謂新知識階級那樣鄙棄不堪的免值一笑，也非迷信家說的那樣神奇動聽，那樣神秘至上，我們持的理由是觀音菩薩大威神力固然不可思議，能收伏毒龍，救出當時無數衆生，然不過是當時京都一隅之事，要救出整個國家就不是這麼容易，這是全國民族的共業所感，須知衆生業力也與菩薩大威神力同樣是不可思議的；我們要假以菩薩的大威神力救助，首先還得從我們各處紀念這「六一九」的善信男女倡起，發至誠愛國心，然後感應觀音菩薩的大威神力，使當局善能覺悟，揭穿各國西洋鏡，不致走入紳士所擺設的圈套，摧毀全民衆的忘國奴性質，軍閥政客的自私，上下一致，朝野一心。至此，內外自安，外則自攘，又何國之不救呢！這便是觀音菩薩大威神力所致，無形中解救了我們的懸倒。故觀音菩薩在過去在能收伏了化爲羽道的毒龍，現在也未嘗不能收伏這變成紳士的帝國主義者。

遍虛空，盡法界內，無處不有觀音菩薩大威神力的靈踪

；無始以來，盡未來際，也無時不有觀音菩薩大威的神力施展，只要不自作聰明的拒絕菩薩的無上勝緣，大慈悲願，發出能感受得的至誠清淨心，那末這張無頭支票自可兌換了現的感應。

然當此緊急關頭，諸善信男女的同胞們，在紀念這「六一九」的時候，未知有沒有作如是觀，發如是心，若能如是發作者，這纔是我們紀念「六一九」的意義，也是我們應有的一點認識。

二五，六，三於閩院。

僧青年的修養與出路

覺先

我是青年，我是青年僧伽；今天站在「僧青年」的立場而講僧青年的行事，當然不是越軌的舉動，而且還覺得有不說不可能的形勢。因爲今日之中國的僧青年太沉默了，太弱怯了，太有點「那個」了；無論是不是在社會上幹事，總是時常碰壁，遭着不好的竟遇，嘗盡人生的苦味，這是什麼緣故呢？暢快說一句：「不注重自身的修養呢了」！

固然，我自己也在學者的地位，人格與學業的修養從無顯著的成績可觀；出路問題常常盤旋於腦際。在這無大成績而似有益的修養過程中，可是我還沒有做過有傷人格的俘虜及有害自身的思想落伍者；對於出路一事，力求妥善的方法而解決之。同時並且開始提起我底苦幹，忍幹，硬幹的精神去打破阻止我前進一切難關。這種在惡劣境中左衝右突的「如入無人之境」的一帆風順的能力就是基於我平日的修養哪！關於如何的修養方法，我願意告訴大家；敬愛的青年們，希望你們照着這六點行去吧！

一，養成健全的體格，無論幹甚麼事，其失敗成功，皆是由辦事人的體力而定。假使你的身體不健全，做事往往便會中途而退，大失所望，以至成爲消極一流的人物。——自從新思潮侵入中國，一般人們受着新思想的洗禮，對於道德觀念毫不屑及，對於身體的健全亦不顧問；所謂「人心日下」，「黃色種人」只有日趨於枯黃的征途。中國的青年僧伽在這思潮混亂的現代，對於身體方面，當然也不能逃出枯黃頹廢的圍範：只要稍加留意，便會看見一向稱爲人類的先導，挽救世界戰爭的狂瀾，人品尚高的青年僧伽，身體瘦弱不堪，臉孔畢黃，好像幾百年沒有吃飯一樣，從無一日有紅潤的氣容；這在身體健全的人們看來，說不定還要疑心他們不是青年僧伽，而是一支最新式的骨頭架了。因爲這班人的一舉一動是無生氣的，死板板地視求學爲痛苦的事，與人往來，總

是悶沉沉地感着沒趣，呵！這是甚麼原故呢？這個答案不用我來解說，人人皆知道的。其精神傷失而衰頹的原因是不知道運動的利益，對於自己的身體不愛惜和有意無意的摧殘之所致啦！敬愛的青年僧伽們，你們自己應該保重自己，以誠心待自己，以忠實而溫柔的手腕把你的身體養成一個健全的表率，不要濫糟了；要知諸事的成功與否，皆由於體力的動使呀！

二，養成充分的學識，學識的範圍很廣，有普通學識與專門學識兩種。站在佛教徒的立場，佛學就是專門的學識，其他如心理學，生物學，社會學，唯物論，唯心論等便是普遍的學識；假定我們站在唯物論者的立場來究研其他的各科學，那麼這時的佛學便變爲普通的學識」。——不管牠是普通或專門的學識，要做一個眞正的佛徒，皆須切實去研究的。菩薩戒本云：「於日日中，常以二分修學佛語，一分學外」，我們的老祖——釋迦牟尼——已經許可我們研究往昔被稱做外道的語言文字之各學科的知識，不必拘泥於舊派的思想，以爲佛教徒只要懂得佛經就夠了，何必多此一舉呢？但是時至今日，若無普通的學識，確有不可立定脚跟的可能性。譬如有人拏科學的見解說你的八識，輪迴六道，神通等事不能成立，而推翻之；假使你不懂得他的立論之點，極易踏進五里霧中，這不是很危險的事嗎？所以我主張身爲廿世紀的僧青年，不可不知道各種科學的知識。

三，養成良好的行爲，行爲是我們人格的表現，假若你的體力很強壯，智識很豐滿，獨是人格不好，人家就看不起你，並且還生起不好的印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意思就是每天皆在限定的時間內，細細省察一日的行事有無過犯的地方；「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種古人修養的精神，是我們應該模仿的地方，不可不注意咧！譬如你的一切，沒有一個不信仰和誠頌，但是有時的人格稍微有點不好，人家就會馬上生起狐疑的心情，甚至漸漸瞧不起你了；誠危險哉！由此可知我們的行爲，是要好好培植的，培植一個爲人師表的良好人格。

四，養成改革和創造的思想，佛教內部的流弊，如大叢林的黑幕重重，小廟私有制，濫收徒弟，買賣式的應赴生意經，流氓和尙鹿逐於社會上，以及一些說不出口的惡習醜態。這些醜態給於一般人士唯有卑視與誤解，以爲佛教是害人的魔窟，迷信的總淵場，其實佛教的眞正面目他們那裡知道呢！所以我們當青年學僧的首先應該糾正一般人的誤解而養成改革佛教僧制的思想與創造新的佛教的志願。等到你底修養功夫到家的時候，再來將你的思想志願，顯示出來，去做實際的工作，如此才不愧爲一個佛教徒啊！

五，養成大公無私的精神，佛教徒的責任就是利他，如何利他，這看你的能力所及了。不過我們得知利他乃是無論何時，均以公衆的福利爲前題，處處爲公衆的事而出氣力，這種行爲是絕對的，純一的，方能稱爲眞正的利他。年青的僧伽們，希望你們能夠養成一種堅忍不拔的大公無私的精神，永遠犧牲自己而爲他人謀幸福，不要再有其言而無其實的事情了。因爲人類在自私心未得滿足之先，決不能夠利他的

啊！假使你們能以「利他爲事業」的話，不是已可告慰於諸佛菩薩之前，已算盡了你們的天責麼！？

六，養成勤儉忍勞的能力，當學僧的最怕有輕浮，奢華，自大，看不起人，目空一切的現象發生；因爲我們佛教徒的本來面目就該樸素，省儉，耐勞，苦幹的，現在假使也隨着新思潮而學時麼擊登，斷不可以的。至於你目高心狂的看不起人，輕浮得像水上的油花一般地滑腔滑調，除波逐流，如此極易走入不可挽救的殘廢旋渦。所以年青的僧青年們，平日的行事應該注重樸素，忍勞，耐苦，唯有這樣，才能稱爲現代佛教中的眞佛教徒。

僧青年的修養，所應注意和應行的幾項問題已經說過了，現在再來談談僧青年的出路問題。

談到我們的出路，大致可以分爲五處：一回小廟子，二住叢林，三趕經懺，四升學，五閉關自修，這就是我們僧青年畢業之後的出路。

經驗告訴我們要跑的地方，只有升學囉！閉關自修啦！但是有時事實不能如你的希望得那樣的容易，原因正是現實與理想背道而馳，這有甚麼辦法呢？在這個當兒，就要看看你的平日修養是如何了。假使你平時不注意人格的修養，體力的修養，忍勞耐苦的修養……就是有地方給你升學也無用啦！假使你在平日有我在上面說的那二條修養，一旦畢業了，就是無升學或自修的地方也不怕啊！因爲你有毅勇的體力，豐富的學識，耐勞的精神，甚麼地方都可去得，甚麼地方皆可作自修學的場所；眞是無往而不順也。同時藉此機會，還可使你一部份的宏法理想和改革佛教創設新興的佛教念頭以實現；這是會做到的事。

一件事情發生，大都由於長久時期的蘊釀才會實現。例如我們僧青年畢業之後的出路，只要看他平素有沒有修養即可斷定他是有無出路的了；因爲這樣，所以我希望大家—敬愛的僧青年皆要重視平日的修養；修養自己的生性，也就是愛護世界受人最崇拜與信仰的佛教而努力學業的奮鬥，道德的培植，人格的尊重，爲公衆謀福利，而來復興新的佛教，開闢新的大同世界……。好！完了，祝你們奮發努力！

廿五，五，十七；稿于閩院。

佛像念珠批發

本號出品丹鳳老牌各種名香線香早已風行全國各埠頗受各界讚許樂用現爲應佛界之需要特兼選辦各種佛像念珠大宗批發價格特別廉宜物質優美精良其佛像計分

「觀世音菩薩」「釋迦牟尼佛」「三聖接引佛」「阿彌陀佛」「全堂佛像」計五種其品名計分新琥珀・新瑪瑙・冲象牙・冲水晶・精工刻花・紅瓊樹實・烏鉄樹實・等七種備有價目表承索即寄

福建厦門大同路一壹七振東海記香廠郵購部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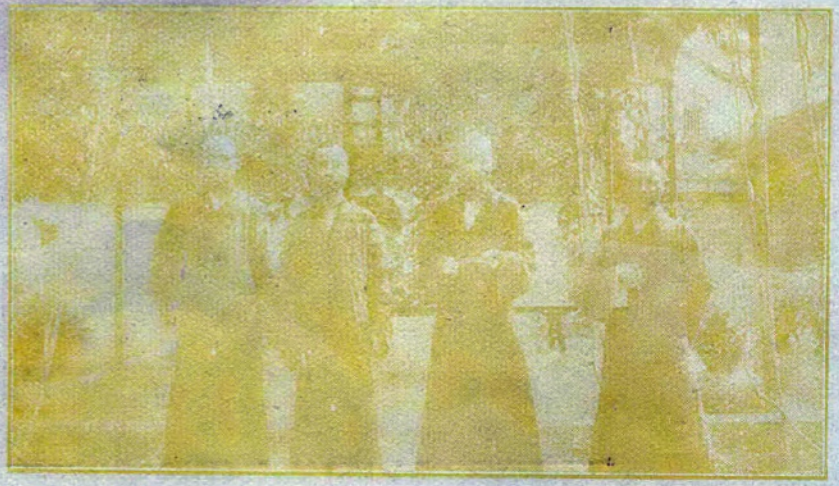
香港菩提場恭請靈亭法師宣講維摩詰經圓滿攝影

陰曆六月卅日夜半，本港突遭颶風襲擊，風勢剛烈，且歷時甚久。查此次颶風為災，港島損失奇重，約在數百萬元，人畜亦復傷害不少。右圖一係颶風後蓮覺居士由貝花園之攝影。圖二係其先母之十餘年前手植之黃蘭遭風吹折之情形。事後居士嘗對人言：「此次颶風，遭喪身毀家者多矣！金園中花木雖被摧毀，而人畜無恙，亦云幸矣！夫藏往顯來，此天然律則，何能逃避？苟吾人不及時修善，彌補何及？然則此次風災，不亦與人以極好之教訓，而警惕吾人，努力修證乎？」

滌百識

颶風後蓮覺居士花園之攝影之二

本刊編者存廈門閩南佛學院攝



慧重法師　通一法師　瑞今法師　慧雲法師

廈門南普陀風景之一

要求密宗大德給與我一個確切的解答

西滄

近代中國許多修學密宗底大德，雖說不一定個個「吃肉」，卻也不一定個個不「吃肉」。只是，肉，到底該吃還是不該吃呢？這問題，雖說在中國佛教界裡，已經發生過幾次強烈地爭辯，但是，即今仍然似乎沒有得着一個適當地解決。

昨天，承一位熟識的朋友，拿這問題問我。我雖自慚沒有研究密宗；但就一般佛教徒的立場來講：肉，無論是顯宗密宗，我感到都是「不應該」喫的！

本來，我題目是應該這樣寫的：——「要求密宗『吃肉』的大德給與我一個確切地解答。」只是，將「吃肉」兩個字嵌進去，似乎未免又感到太「這個」了。因此，我敢先將我告訴朋友的幾點意思寫出然後再懇求「密宗『喫肉』的大德」，給與我一個確切地解答。

一、不能藉西藏底生活習慣而吞啖衆生底血肉　我不記得在那一本佛教雜誌上，似乎呂碧城居士曾經作如是說：「雖說西藏氣候寒凝，米麥蔬菓，產量甚微；僧侶也不能不隨順習俗，免强過着那種肉食生活。但是，中國却不是一非肉不飽」的地域呀，爲什麼修學密宗底大德，還要藉口而吞啖衆生底血肉呢?!且即就西藏而論：雖說因氣候關係，尙沉滯在畜牧時代。而牛羊繁殖，端賴水草。夫牛羊既能藉水草活命，而我獨不能藉水草活命嗎!?故縱言食物缺乏，不足資生；應亦自念「我爲佛子，不能自斷佛種，而與衆生橫結惡冤！如何能自忍忘失菩提心，而親口吞啖衆生底血肉呢?!」我因疏懶，沒有找到原文，不過，還着西藏底生活習慣，來掩飾自已食肉的罪惡。在這裡，我們只能窺見「密宗吃肉的大德」內心之一種更深地愧怍罷了！

二、不能籍密咒殊勝功德而吞啖衆生底血肉　佛菩薩曾經說過秘密的咒詛，我信。秘密咒詛具有一種殊勝地功德，我信。只是，許多無羞愧心，無悲憫心，公然倡言殺食衆生的密宗大德，他說「憑着密咒底神力，可使慘遭殺食的衆生，解脫罪苦，」這就未免太冤誣佛菩薩，太冤誣這咒語了！我不知佛菩薩在常寂光中，聽到了這種「魔說」，作何感想?!

其實，世間上果眞有這種討便宜的事情，我覺得殺食衆生的密宗大德，最好自己先要求他底師友，替他自己加持秘密的咒語，共將他自己殺食，使他自己早些度脫罪苦好了！但是，我不懂拿這種殘忍的方法，替衆生解脫罪苦的密宗阿闍黎，他自己是肯?!抑還是不肯!!再來，密宗阿闍黎既有這種簡易得度的秘密法門，怎麼不最先加施他自己底親眷，友好；而使他自己底親眷友好

，早些解脫罪苦?!卻只專門揀選一些沒有抗禦能力的啞吧衆生，施行强迫地秘密度脫法門呢!!

馮藉秘密咒語的殊勝功德，而吞啖衆生底血肉。應該?!到底還不應該?!在這裡，我也只希望「吃肉密宗大德」，爲我們下一轉語！

三、不能籍忘言證聖而吞啖衆生底血肉　「死的吞進去，活的吐出來，」喫肉的密宗阿闍黎！不要臉的密宗阿闍黎，我固然量死你萬不到！——辦不到！如其你因邪魔入心，還要妄言證聖！阿闍黎！活菩薩！我也只請你在你自己面前擺着「肉」的桌上，再加放「一碗害藥」及「一碗屎尿」：看你自己會先揀那一樣向着你自己底嘴裏喂！看你自己會先揀那一樣向着你自己底嘴裡喂！

在這裡，你是不是已證了「無分別智」活菩薩，你是不是已證了「無碍神通」的大阿羅漢！阿闍黎！在你自己底心裡，是比我們這些凡夫還會更明白的！你喫肉，到底是應該，還是不應該?!當然也勿庸我再說了。二三兩點，我也好像在「北平佛教會月刊」上看見某君說過。

總之，顯教好，密教也好，我是絕對不敢苟同「佛教徒吃肉」的！我深深地感到自承爲「佛教徒」的人，而還背叛戒律，殺食衆生；這就是自斷佛種！這就是羅刹！這就是邪魔已深入心腑！因此，我願望密宗食肉的大德，痛自懺悔，禁絕血食！即或密宗聖典裡，間有這種類似方便的說法！亦應公開宣佈，供衆商討！不然，「外飾密法行，內懷羅刹心」，只藉着密法的幌子而實現其殺食主義，這就是自造地獄的惡因！自造地獄的惡因！這，實在不是戲耍的事情！

我因爲這位問我的朋友，他氣憤憤地說他親眼看見幾位原先「不喫肉」的居士，後來因改學密宗，遂又「吃肉」起來了！我感到「一盲引衆盲」硬要將大批衆生，拖到地獄裡去相似密宗一主張殺食衆生的密宗！這實在是潛伏在近代中國佛教裡底一種絕大地危險！我猶其希望現代住持佛法的大德們，能夠領導一般的佛教團體，對傳持「吃肉密法」的阿闍黎，實行「不共住」！這，我們也可以說是我們佛教界裡一種消極「防毒」的工作！

正信週刊

第九卷第四期要目

法舫法師……編者
樹立國民信仰之重心……觀仁
佛陀……儼然
大師在本會應供席上的訓話……善根記
林主席訪太虛大師記……記者
復桐城慈宗學會函……慈航
無爲室隨筆(四)……無爲子

發行漢口佛教正信會

楞伽七性自性與七第一義境之解釋

慧童

楞伽聖典，文幽理邃，若非深入經藏，久植慧本，其中能詮之名句文，所詮之義理，並一切法相名詞，大有蜀道行難之歎！今將七自性與七第一義，據太虛法師楞伽義記及其他一切參考書，特一一解釋，組織成篇，以便探討也。

在古德云：七種性自性，係屬於外道所有。然合觀楞伽文義，反覆推覈，此性自性，實乃佛法所建立。

吾人須知七種性自性與七第一義境，在安立世諦上假設曰性自性，在非安立勝義諦上離言自證曰第一義境界，佛說法度生皆依此二諦，依世諦而假設安立，依勝義諦示世間語言思量所不能到之自證境界，以攝受有情而歸寶所也。

甲、七種性自性

何謂性自性？

所云性自性者，即是自性，與言三自性之義同。又自性即法爾如是本來如是義。唯其含義幽邃隱晦，初學難以通曉，茲詮釋如下：

第一集自性，係明一切法法爾如是，皆仗因托緣和集而生也。

第二性自性，係明一切法緣生無性，而無性所顯之平等眞如性，常徧如是法爾如是也。

第三相自性，乃係顯一一法各由一親因集合衆緣而起，故法爾各有其差別相也。

第四大種自性，謂堅濕煖動法爾爲根塵等色法生起之共同親增上緣也。

第五因自性，乃明一切衆生法爾皆具成佛之因性，或出世之因性也。

第六緣自性，由上說之正因法爾須待緣顯，如親近善知識聞法修行，則二轉依果可成也。

第七成自性，係明證出世眞解脫及成無上菩提，一得永得，乃謂之成。若果終壞，都不名成。有無漏出世因及具足無漏出世緣，則法爾得成無漏二轉依果也。

十方諸佛言說施設所建立法，皆不出上七種自性也。

但前三通一切法，第四專指色法，第五第六係明從凡至聖因緣，第七專指二轉依果。

須知外道所計均違於佛法，如第一種明集自性，係顯一切法從因緣生，而外道不信一切皆因緣和集生，以爲別由一不生之能生常因而生，如所計自在等爲能生，殊不知能生因，亦因緣和合生，如世界爲微塵和合而成，世界壞爲衆微，雖剩一微塵仍是因緣和合成，故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而外道謂別有一生因豈能成立耶？

乙、七第一義境

何謂第一義境？

所云第一義者，即無分別智所行之境界，非可施設安立，亦非語言思量所能及也。如下：

第一心所行，即宋譯之第一心境界，謂一切法親能生起

之因種悉皆在心，此心即阿賴耶，以此心爲一切法集起之親勝因，佛之離言智證此時，在非安立諦曰第一義心境界，在安立諦即名集自性也。

第二智所行，即宋譯之第三智境界，智即後得智，了達諸法差別相皆如其量故，對前所安立即相自性也。

第三二見所行，即宋譯之第四境界，見者即二見，亦曰邊見，由佛智照了凡夫外道二乘有無斷常空色等見，所照雖通凡聖，然非佛智不能究竟照了，就能照智名第一義，對前所安立即大種自性也。以凡外由不了達四大唯心故，起有無斷常等見也。

第四超二見所行，即宋譯之第五超二見境界，以了達人法二無我故，通達平等眞如得無分別正智，畢竟超脫斷損有無邊見，此在台宗名曰了因佛性，蓋般若智，超脫二見，成出世正見，爲成佛因，對前所安立即因自性也。

第五超子地所行，即宋譯超子地境界，超子地係超佛子地，菩薩皆曰佛子，到第十地入灌頂位而紹佛業曰超子地，具足圓修六度萬行，入微塵數佛刹聞一切法如空含雲，無漏勝緣悉皆圓滿，對前所安立即緣自性也。

第六如來所行，如來者親證眞如而來，即以眞如爲所行之境，係宋譯之第二慧境界，此慧即無分別慧，無分別慧即根本智，以根本智而照諸法，則法法悉皆融會離言自性眞如，以爲如如智所證之如如理，對前所安立即性自性也。

第七如來自證聖智所行，即宋譯之第七如來自到境界，謂無上菩提果位圓滿自覺離言聖智到第一義心境界之究竟，對前所安立即成自性與性自性也。

丙、總結

當知依七種第一義境界對照施設七種自性乃如來之如證而說。依七種自性而悟七種第一義境界是佛子之如說而證。此七種假說安立之自性及七種離言自證之第一義，皆斥外而顯內也。

以外道若非墮在斷見，即便泥於常執，如是從劫至劫，豈有了脫時耶？由是大覺世尊，愍諸衆生，恐其蹈於斷常坑中，雖從第一義自證聖智境界了達諸法皆空無自性，然說空即非空，故不與外道斷見共。雖依方便化他建立種種法，然說有亦非有，故不與外道常見共。

又外道以妄想執著，不了一切法一切境皆是自心分別所現，由不了唯心無性，處處執著，於心量之外別計寔有寔無，以不明所說自性即無性故，執有作有見論。以不明所說無性之性爲第一義故，執無作無見論。而此邪言所共之論，皆由不通諸法分齊咸自心分別而起也。

佛陀所說七第一義與七性自性，雖有眞俗之別；然皆是顯示一切法唯心，以破外道謬執故也。

佛教文學專號徵稿啓事

本刊預備出一次佛教文學專號，歡迎有關佛教文學歷史與理論方面的稿件，稿齊即出刊，請作者們踴躍賜稿！

論涅槃之差別

僧肇

先叙言

佛法之廣大非天地之所能喻，佛法之奥理非世學之所能譬。可云圓圓光灼灼別有一物在焉！此物之究竟，非常非斷，非染非淨，非空非有，非一非異，非生非滅，非大非小可以智證，而不可以心緣，可以淨識了，而不可以言宣，離文字相，語言相，心緣相，所謂離一切相是也。但爲衆生計，我佛則不得不從無相處而起相，無分別處而起分別，無語言處而起語言，此乃從究竟處別開一方便門也，既開方便則又不得不隨順衆生之機而說法，對大乘者則說大法，對小乘者，則說小法，如病之投藥，如鏡之照物，但藥之本身實無病可醫，鏡之本身實無物可照，照所謂藥者因病之謂也，所謂照者，因物之謂也；我佛說法亦如是也。因念末法衆生無門可窺其眞實妙境，無相之相，所以屈其威光暢談世間出世間法，其目的無非是教化衆生返妄歸眞背塵合覺了達一眞實相自證境界，惜大地衆生不以佛說文字義法而探討世間一切法如所有性盡所有性之眞如性，及以文生障，舍本逐末，妄加伺求，甚至離文乖義，建立種種虛僞妄法以爲究竟，自誤誤人，自惑惑人，其咎實無量焉！近代科學研究宇宙萬物是從原子電子組織而生，此種見地，酷類印度諸家外道之說，今將印度佛陀及諸家外道研究宇宙萬物生處及如執其究竟以爲涅槃者分類說明如下：

次別說 分二

一 佛教之涅槃

(一)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經云：「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又云：「一切衆生皆當作佛。」此種言說，即指一切衆生，不論悟迷，皆有此本來自性清淨心之眞如法性涅槃，衆生雖在六趣中流轉，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無有窮盡，而其清淨自性涅槃，仍具無量無數微妙功德，所謂「在凡不減，在聖不增，」其性平等，無生無滅，與一切法不一不異，離一切相，一切分別，尋思路絕，名言道斷，達到此種目的，自性涅槃，已得清淨無垢，但薄地凡夫不斷煩惱無由顯發。如以智慧力觀察則清淨涅槃相，盡虛空徧法界無有止境也。

(二)有餘依涅槃

何謂有餘依涅槃，有說；「雖斷煩惱，眞如顯現，然曾有最微細之煩惱餘習未盡，微苦依之未滅，而有妨碍永寂二餘」故名有餘依涅槃也。

(三)無餘依涅槃

即眞如出生死老，煩惱既盡，眞如體性完全彰顯，不但碍生煩惱盡，而微苦亦盡，因此，永寂無碍，無有煩惱餘習，故名無餘依涅槃也。

(四)無住處大般涅槃

煩惱所知障俱盡，大悲般若常爲輔翼，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及大慈大悲之願力將般若妙智所證之諸法眞相，不住生死不住涅槃，隨意三類分身應化有情，利益一切衆生，愛護一切衆生，窮未來際，用而常寂寂而常用，故名無住處大般涅槃也。此上四種是內敎佛陀所說之涅槃。

二　外道之涅槃

(一)聲聞和方論師所執之涅槃

印度外道有九十二種之多，其所計執亦有九十二種之數，今舉其少數加以討論。有類外道見世間一切諸法是無常，因無常，故不取着，便心心所不現前，同時亦不生妄想推度，對四大五蘊所造之色身，計如燈滅種壞以爲涅槃，此種外道，在表面上觀察雖近似佛敎之二乘人，但實際上，不當天壞之別，因二乘人是依如來菩提分法而修習斷惑不見諸法是滅壞相，及見心外有生滅無常相，然此外道異於二乘，及計諸法爲燈滅種壞爲涅槃殊不知涅槃相是非斷非常。彼外道執着滅壞爲涅槃，其理之不正，不言而知。復有方論師說方是能生世間人，從人生天地一天地滅沒，還入方處以爲涅槃，執方是常，從方所生之萬法以爲無常，因所生法是無常，故執能生法是常，豈不知能生之常法，是因所生無常法而顯，依因果律而明，則能生之常法，應由一常法因而生，現在方論師執方是常，實失去常法之因，常法既無常法之因，又從何說彼是常，假使以所生無常因顯彼能生法果，則違背因果律，如再依因明論理式言凡能生者，必從他生，同喝無常因必不能爲常住果。彼外道不究竟之涅槃相，可不破而自破矣。

(二)風仙和園陀執之所涅槃

所謂風仙外道者，乃說風能生長命物，而亦能殺害命物，並能造萬物，壞萬物，故名風爲涅槃，由此看來，可說世間諸法皆從風而生，風是能生，萬法是所生，風是萬法之因，萬法是風之果，以一因生多果，豈不違背因果耶？此種執着，殆爲近代耶蘇敎徒所謂「上帝造萬物，是主宰一切」意義相同。不知能造萬物之上帝，又從何而生？是無因生耶？是有因生耶？假如說上帝是無因生，則有違因果律，因一切法不是從無因而生，如果反說上帝是有因生，則能生上帝之因應是常，此能生上帝常果之常因，是何物？吾則不得而知！並且觀察世間一切無常法外有幾法是常法耶！風論師執風是常以爲涅槃，同耶蘇敎徒說：「上帝能造萬物」之無因類相似。

至於陀論師計從那羅延天齋中生大蓮華，從蓮花生梵天祖公，彼梵天作一切，命無命物從梵天口中生，梵天是常以爲涅槃，同時梵天是能覺，萬物爲所覺，能覺是常，所覺是無常，以能常因生所常法，以能覺覺所覺，此能生無常之常

法，義缺常因，破義如上文例。可見彼所立之常法亦不可成立矣，

（三）伊賒躲形所執之涅槃

在二十種外道中第五種伊賒論師眷屬作如是說：伊賒那論師尊者形相不可見遍一切處，以無形相而能生諸有命無命一切萬物，伊賒是常名爲涅槃，以伊賒常，生一切無常，有說：「物是無常，而彼是常不見能所，不起分別，名爲涅槃」因在相上，有生起想心所之可能性，想能招苦，計無相爲涅槃，在世相上不起分別名無相，得無相功用以後名涅槃，又則伊賒尊者形相不可見遍一切處，以無形相功能生諸有命無命一切萬物，此種執見，實是外道外道之主張，爲何說伊賒形相不可見就能生一切萬物？而且世間一切萬法皆是有形相，以伊賒無相因生一切有相果，不是大違因果性耶？不是以一因而生多果耶？試問以一因生多果，有沒有世間相違過耶？況且世間一切法從自類因生自類果外，又有誰法從他因生而不從自因生耶？假使有一法從他因生而不從自因生，則世間種豆者應得瓜果，種瓜者應得豆果，而事實上却異乎此理，種瓜者惟得瓜，種豆者惟得豆。由斯看來，伊賒無形相因決不能生萬法有形相果，此是決定道理。次則賒形外道以一切法之各各自共相歷經三世不作壞相以爲涅槃。吾人研究世間一切法，不問自相共相（共相是種共同性，如說人，此人字是世界上普通之名詞，但人當中有中國人外國人不等，甚至有男人女人，要知分別男人女人，這是種人的自相）誰是種不壞滅之相耶？經有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又云：「緣聚則生，緣散則滅」所謂生所謂滅，皆是由因緣關係而顯，既然一切法都是從因緣生因緣滅，則三世不壞相又從何而求得，況我佛又說：「過去世不可得，未來世不可得，現在世不可得」三世尚不可得，何況三世之法耶？如再從佛法眞義諦上說連三世之三字世字都不可得，可謂空一切，一切空，空也空，不空也空，空不空也空，到此種地步，又有何法是不空法耶？但空當中亦有不空在，此即所謂妙有，躲形外道何不舍妄執而求妙有之境耶！

（四）毘世常見所執之涅槃相

毘世外道謂地水大風塵空微塵物功德業勝等十種法常故，和合而生一切世間知無知物，從二微塵次第生一切法，執微塵是常以爲涅槃，此類妄執殆如數論師主張二十五冥諦生萬物，以爲有位神我存在，豈知神我有何功能能生萬法，萬法之主有權，爲何獨操之於神我？萬法富然有萬法之主有權及功能，神我不能統制萬物，主宰萬物，惟萬物自有其主宰力，隨自因緣生，隨自因緣滅，不從他因生，不從他緣滅，惟待其自類因自類緣，示生滅相，非神我力微塵力之所以能使其生使其滅，毘世所執涅槃相，實屬邪論，同躲形外道相彷彿所執之涅槃相是常見論師，常見論師計我及諸法更無壞滅以爲涅槃，據「提婆菩薩釋楞伽經中外道小乘涅槃論」中說第八種苦行外道計身盡福德盡名爲涅槃，後一說法與前一說法似有差異，然總評判說一句，前後皆不是正論，計我及諸法更無壞滅是涅槃相固然是不對之不對，就是計身盡和福盡是涅槃相，又何嘗是對？宇宙一切法無論是有情類，無情類

完全是假，四大五蘊所造之色身，及因緣組成之假法，如徹底探討，實無不滅壞相可得，常見外道所執不正確相之涅槃，由此可知。至於第二種苦行外道計身盡和福盡爲涅槃相。有如斷見論之形勢，同時又近於小乘灰身滅智之舉動，身既盡福既盡，則涅槃相從何處而顯現，離身福中耶？抑不離身福中耶？假使在身盡福盡外別有一種涅槃相，則此槃相，究竟何物？反之，則涅槃相，是待身盡顯耶？待福盡而顯耶？抑是待身福俱盡而顯耶？佛教談涅槃是不離生死，所謂「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除生死外無涅槃相可得，即在流轉生滅相上，顯不生滅常住相，此實異苦行外道所執。（未完）

日本宗教教育的最近情景

（日、大村桂嚴）　窺諦譯

譯自大法輪二卷新年號

小引

人們沒有宗教，即不能算有完全的教育。日本明治年代的教育，因忘却宗教，始有今日的人間的世相出現。這是一例。收檢心糧者，不致心瘦。最近着眼於宗教教化的必要，這是最慶欣的事情。吾人於此時機，關於日本宗教教育的去來情形，略略鳥瞰一下。

一　明治維新後的宗教教育

明治維新的中核，國內的，因其王政復古，神道興隆，由其神佛判然，神佛不許混亂的令出，佛教即受其排斥，儒教亦因此當於不遇的地位。反之，基督教這時却受其新公許的傳播，吹出了反對儒佛二教的隆盛之芽。尤其是佛教受其摧殘的影響極大。如廢佛毀釋到處施行，物質的精神的受其非常的打擊，昔日的面影全無，那時神道興隆，爲其背景的國學的奬勵，祖先崇拜，神社崇敬之風，風靡一時。

教育上亦不能脫此羈絆。明治元年學習院開校，其學舍中即奉祀皇祖天神社。依其規定：

「寮中請奉皇祖天神社，大學別當祭其神主，四時一度長官以下學生以上，盡皆祭祀仕奉。」

以當時施行最熱心的宗教教育，這是最明顯的事情。尤甚者，以前大寶令以來的官立學校，侍奉祭神孔子，明治維新時諸學校中亦視爲異國祭神並行放逐。於其大學院即日本最初的大學，轉奉祭祀所謂皇祖天神社，這是日本宗教教育史上特別大書的事情。又明治當時的本邦教育的根本精神的那邊，借此亦能明確了解其眞相。

其後，代學習院的大學創建愈多，依其校則，大學教育的目的：

「依神典，國典，辨別國體，兼毒門漢語，以成實學實用爲要」

明顯的顯其教育的根本主義，神道，即是皇道。從其學科言之，大別爲教科，法科，醫科，文科等項，於中，文科一門爲最有力和最出色。其神教科，正是一種宗教科，尤其可謂政府的神道的宗教科。總之，諸學科中最要緊的教科，即以宗教的學科爲第一。明治初年的教育方針爲甚麽對於宗教是這樣的嚴重？一言蔽之，因此時代的佛教的各宗的僧侶，神官，同着增上寺本堂的神主衣裳，鳥魚，野菜，代替了祭佛的供物。像這樣的宗教的皇道主義的教育，明治五六年間仍繼續行着。其後，即忽然一變其形勢。

二　醉心西洋和基督教的新興

明治二年，內田正雄氏最初開始實現其「和蘭學制，」乃自從西洋教的輸入以來，給與當時最有力的教學影響，即福澤諭吉。如明治五年學制的被仰出書，其內容通統都依福澤諭吉的「學問前進」或「童蒙教草」。六年，文部省頒布「佛國學制」。這即多分帶有自然主義，自由主義，啓蒙主義，功利主義的傾向。國家的教育方針，皆潛影有宗教教育的濃厚色彩。於此，應當注意的原是與此同時常常潛行流入的基督教主義。先就基督教的形勢稍爲一言。牠是新進的興隆宗教，於社會中混行種種教育，潛有偉大的極積的攻擊勢力。若與佛教相比，如依少數有力的僧侶們對抗的活躍而言，佛教大體都是被動的守勢的戰爭者，更沒有什麽弱不弱的問題。儒教亦然。只有華美而可觀的神道的興盛。結局，挽回西洋主義的教化教育的新興勢力，無論怎樣，終不能與之對抗。

僅就學校教育這方面而言，橫濱的布羅蔭學校，宣教師布羅蔭氏（米人）授英語聖書講義。本多，井深，押川，植村等基督教界的老前輩，皆出其門下。能本的洋學校，柴延氏（米人）說大福音，宮川，金森，海老名，櫻井，浮田，小崎等諸大家出其門下。札幌農學校，雖屬官人，但庫露庫（米人）的勢力很大，黑田清隆亦無奈何，終於默許其聖書講義。內村，新渡戶等輩亦於此時出現。其他，於京都開同治社的（明治七年）新烏襄稍遲一點。這時基督教教育盛行，諸方也有基督教主義的學校的開設。尤其是佛教，這時各宗各派各張其開戶，與新大學林，中學林，研討內外學問，對於新來的洋學尤其十分傾倒的精研，這時的日本實是學問興隆時代，約於西洋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的啓蒙時代相髣髴。

三　伊藤博士．森有禮和宗教教育

如此的世面情形，到了明治十年其形勢又一轉變。這就是反基督教的運動。佛教的向佐田介石，神道教的千家尊福等即於此時出世，極其努力排斥基督教自由民權論者的握手和防止一二西洋思想的普及，爲其危害日本國體，違背日本民族的傳統精神。當時的文部省唯一之途，終日不追求於學制的改革新令。唯追求於形式的仕事。最初佛國，次英國，采國，後德國，一向忙煞了外國的模倣。世中，基督教，佛教

，儒教等，各教者洸形成了，卍巴的形勢，論爭的火花亂散。

屆此時期，又有馳名一世的文相森有禮的出現了。氏是基督教徒。使氏做文相倚子時的宰相是伊藤公。伊藤公致文相森氏的書信中有如此的文句：

「僕以爲教育是最必要，擔任此事者熱望賢哲，提掌國家教育，以爲將來的衆庶青年，知進其方以爲目的，以人有知識乃爲教育基礎的準繩。使其徒然醉心洋學，固執漢學，拘泥宗教的人們，解其枉論云云」。

對其招狀的言論，森有禮即同情覆書承諾，遂就方文相之職。氏雖爲基督教徒，但一向對於宗教和教育的關係問題素持比較的公平的態度，不偏重於伊藤的意向，不依屬於伊藤公的思想。總之，值此世面的宗教論，思想論的囂囂塵上之時，伊藤公和森有禮間，宗教和教育的問題，似乎已成了分離的基礎。明治十八年十二月森有禮爲文部大臣，十九年，諸般教育會使行改正，無論官公諸學校，上至大學下至小學，宗教教育全然不顧。但其基督教依然盛行傳道不已。森有禮最初係自由主義者，其後思想漸漸變化，轉成熱心的國家主義者。福澤諭吉，此時正在攻擊基督教者的醉心西洋。教育勅語的御發布的基礎地，於此時節似乎亦形堅固。

四　自教育勅語煥發而到宗教教育的禁制

教育勅語，於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煥發。在此以前，前年紀年節中已，憲法發布（總其兩者，都是明徵國體，培殖國民道德的根底爲事。前者法政上，後者教育上，國民歸趣的統一之所。

如上所述的當時世面情形，宗教及思想問題，基督教及自由民權思想爲中心。同時，即反動思想，佛教，儒教，神道，或協同，或獨立，互相討論橫議，積極奔命的弘道傳道。學校的增加最著者，帝國大學，高等師範，慶應義塾，早稻田，朋治，日本，法政中央等各專門學校，佛教的大學林，中學林，基督教的青山學院，三教學院，明治學院，同志社等等的設立，各自競美。所以，若以官公私立的中等學校言之，這時的教育界非常的發展和振作。若僅就其另一問題的諸多爭論的這面而言，文部省似乎必須乘摩汽車往返彈壓的唯一之道，即教育勅語。

教育勅語的訂立，起因乃爲基督教更進一層敦圉而設。對此反對者亦努力應戰。明治十八年，井上圓了着「破邪新論」，列舉十二項目攻擊耶蘇教的不合理。二十一年，二宅雄次郎，志賀重昂，杉重剛，井上圓了，島地默雷等組織政教社，依「日本人」的雜誌痛擊歐化主義。其中，西村茂樹等的日本弘道會，痛擊最嚴，撮立十條要領，特別反對宗教的基督教。如第十條的：「信仰宗教，雖係自由，但不宜信仰違害日本的宗教。」此表明其主張，攻擊基督教的意志。這是二十年二十一年教社的組織諸事。此外，同年中又有鳥尾得庵，山岡鉄州川谷清丸等組織日本國大道社，發行「大道叢誌」雜誌，主張神儒佛三教合同，以當基督教。二十三年，惟神學

會出，發行「隨天在神」雜誌。落合直文又刊行「日本文學全書」「博物館」「國粹論」，反基督教論的勢力頓盛一時。基督教主義的學校，施行聖書中心的宗教教育，這素爲一般宗教家嫌惡。所以對於信仰基督教者的教師或生徒即開始迫害。當時政府復又賜下全國學校使行的御眞影，基督教主義的學校，於此更增其一層的困難了。

二十四年一月九日，第一高等的始業式中，內村鑑三對於御眞影的不禮拜。二十五年，熊本英語學校長，對於學校方針力主世界主義，不允公言日本主義，或亞細亞主義。押川方義，關於各小學校奉揭陛下的御尊影，就此攻擊，或作有害無益的抗議。對於這些教育勅語，御眞影的下賜，及其與此關聯的國家主義者或愛國論者的攻擊，這皆基督教者的應戰的行動。

固然，在此不安的時期，偶爾興起有名的「教育和宗教的衝突事件」，教育界，宗教界，思想界，即更現出混亂的狀態。二十五年，井上哲次郎博士，對於基督教的教育勅語發表其背悖國體。高橋五郎，橫田時雄，本多庸一，宮川經緯，松村介石，植村正久等即開始努力筆，舌，的駁擊。乃至大西祝，元良永次郎兩博士，爲基督教奮鬥，由此遂引起了極其互互亂鬥的攻擊。但佛教徒，神道教，死力左袒井上博士，當基督教，教育界對於井上博士的言論表同情者很多，對於基督教違反教育勅語的見解合一。支部省反之，致全國基督教主義的學校的通牒，若行聖書教育，則許徵兵猶豫，或高校受驗的資格的特典。即是，表面上給了基督教主義的學校的方便，實際上即禁止宗教教育。同樣的佛教主義的學校，亦只許教授佛典。奪去中學校的種種的特典。結局從學校上排斥了宗教教育。

當時，基督教中並有神道和基督教，佛教和基督教二種合併說的主張者出。如海老名彈正，力說天御中主神和埃爾巴視爲同等。松村介石的儒教和基督教的結合，岩本善制等的佛教尤其是禪和基督教的結合。這皆不外此等想像的出現。而各宗派的協調派亦於此時那樣的出現了。

二十九年九月，如此的傾向仍然繼續顯現，宗教家即於此時即進行開催宗教家懇親會。佛教徒的代表，即高津栢樹，村上專精，大內青巒，織田得能，梅原董山，加藤咄堂，釋宗演，島田蕃根等。基督教徒的代表，即松村介石，大西祝，綱島佳吉，橫田時雄，小西增太郎，海老彈正，巳川安宅，馬芝吉例。神道的代表，柴田禮一等。俗人澄的代表，前島密，岸本能武太姉崎正治等的諸氏出席。總共有五十人以上的會合。世間就因此會合而生騷擾，此爲一種宗教道德的運動的動機。未開此會二年前的細卡哭世界宗教大會，就是這會的一種媒介。又，三十一年四月細卡哭大會會長芭露氏屆此時期來日，再開歡迎會議。此時，約有六十人的集聚。

他方，此時復有木村騰太郎，高山林次郎等一派，對此力援井上哲次郎，把持日本主義的主張的勢力。對於基督教及其世界主義的一派強加攻擊，結局，日基督教違害了國民教育要者，當時的情形，約分(一)各宗教相互間的軋轢(二)各宗教協同一致的以當無宗教或反宗教的一切，(三)日本主義

一派的如國粹黨，直接基督教間接世界的超國家的宗教加以總攻擊總排斥的三方面的爭論。於其三方面中，無論那一方面，教育上皆有厄介存在。所以，文部省對於這等的同夥的唯一的良策的想像，即與教育絕緣。其結果，終於三十二年發布那文部省訓令第十二號的宗教教育的禁令出現。即是：

「於一般教育外，特立宗教而爲維持學政上的必要。顧依官立公立學校及學科課程，於其法令規定或學校的課程外，不許施以宗教育或行宗教儀式。」

五　宗教教育禁制的影響

依其明判，是使宗教和教育的分離。依其文意，是止論何宗教皆不得加入教育以內。但從最近片段的見聞上言之，當時的文部省寔以排斥基督教於教育範圍以外爲主，未必亦視佛教同樣的而加以攻擊。當時的教育上目爲最反國家的或非國家的行動的大多數亦皆與基督教爲難。然依法令上顯現的一般文句和文部的釋明，很少帶有宗教教育的文意，而是宗派的宗教教育的意味。若說那些不屬宗派亦不屬一般的宗教意味，則此如此不合理的吵鬧我是始開始見的話了。那邊的消息不明瞭嗎？這是近來耳聞之事。但是當時教育界的寔際，是去全宗教教育的排斥。其時以後宗教即不可步入學校之門。若僅就佛教這面而言，明治維新以後，亦曾一度不言拜曰，但從三十有餘年的全教育界不知敬遠和違敬的關鍵，事寔上即通統都加以排斥了。

於此時間雖有多少波折，但大體上常爲教育界的目標者，即日本的國體神道，自其教育勅語煥發以後，其勅語即成祭神的代理，或輒爲教育根據的中心，於其宗教教育禁令發出以後，則更加重其一層的役目，以至於今日。所以，明治初年當時的宗教教育，實施的情形，大體說來，日本國民教育精神的中核，神道教育可謂由來的一貫主張。但政府方面向不主張國體神道的宗教，從這一點看來，所謂宗教教育一貫的言行，言之即了。而使行神道的宗教教育，這也不能加以強有力的否肯吧。

（未完）

研究佛學者必讀之

海潮音月刊

第十七卷第八期要目

僧尼應否服國民兵役……法舫
僧尼應參加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太虛
唐代佛教與社會……雨曇
錫蘭民族與佛教及其他宗教……法周
復興中國佛教之管見……廣靜
中國佛教過去現在與將來……惟品
隨緣日記（二）……人醒
阿底峽尊者傳（卷四）……法尊譯述
紀念佛陀之意義及研究佛學之標準……覺圓
擁護中央民訓部修訂中國佛教會章程草案……大醒
修訂佛教會章程草案之商榷……聖喬
要振興佛教須速整理僧寺……內政部蔣部長
內政部長訪問記……葦舫

地址：武昌千家街佛學院

異鄉寒夜

碧峯

這是一個可怕的寒夜，世界上的一切像死樣的靜寂，獨是遠處傳來若斷若續的犬聲和窗外的雨淅聲，彷彿是槍彈一樣的打在我的心上，呵！誰知道這一個可憐的無歸宿的漂泊者，我不相信我還在人間，這個地方大約是地獄吧？一間很矮小的房子，陰沉而黑暗，冷森得像住在冰窖裡，汚白了的牆上塗着暗紅色的臭虫血痕，牆角的一個不滿兩尺大的破紙窗，被蛛絲封鎖得看不清外面的景象了。這房里陳設有一張破爛的方桌，這就當做我的寫字檯，兩條破櫈和一條三脚茶几，茶几上放着幾部殘缺不齊的書和零件，堆集在上面的塵土有一寸厚，靠牆支着一張木板床，好像剛停過死尸一樣，慘淡輻射的電光，像受過傷後野獸的喘息，一切都死寂，恐怖，都告訴我這不是人間，是獄地。

我是整夜坐在破櫈上默想，我想到了溫柔的甬江，想到了幽靜的小廟，想到了我師父和師兄，想到了那可愛的書籍，每一個意念中都充滿我的辛酸，每回憶到一件往事都使我欲放聲痛哭，是做夢嗎？我懷疑的問着我自己，明明的我是別離了「甬江」，別離了許多朋友，渡過大江大海才來到這裡，不—我不是做夢，我是怯懦無能地屈伏在命運的脚下任它擺佈，到現在，被擺佈得「山窮水盡」。走進了這淒涼境界，在這淒涼的境界裡我找不出友伴，更找不出親人，孤丁丁，彷彿孤鬼，又像孤魂。但是，我願拚着我這微弱的生命，擲出最後的「火星」！

我曾隻身走過萬里的路程，我過過多少險阻不會胆怯，但今夜我是恐懼了！淒風苦雨，慘淡犬吠，撩人鄉愁，在這幽暗黝黝的房子內，我覺得四面都伏着危機，死神就站在我身邊，伸着牠的雙手指我向死路上去。

我想到幼年時代聽人說聊齋誌異關乎鬼的故事我戰慄了！彷彿是那亮晶晶的利刃已陳列在我的脚下，假若是用利刃來洞穿了我的心麼？明朝的我呵！就是偃臥在血痕中了！

天呵！讓我定定神，靜一靜心吧。

我願意跪在如來面前，乞求它憐憫我，使我平安的渡過這恐怖的長夜！

可怕極了，外面的風聲一陣陣加緊，燈光是昏黃不及一點小的火星，我只是寫我的雜記，但是，我倦了。

雲水僧速寫

道屏

雲水僧嗎，說起來實在不能使人發生快感，甚至使人頭痛。那末，我幹嗎還要提起這個撈什子？爲的是雲水僧也有雲水僧的特別風味，還有他們的武士道精神，也值得一提，所以我就將目擊所得，不免速寫一下。

雲水僧的根據地，有上海普陀寧波三處。普陀我沒有去過，不知怎樣，但據傳聞，總是些令人感到不快的消息。上海呢？我沒有久住，每次經過，也不過一星期或半月，詳情不得而知。但記得今年三月間我從武漢來上海，住雲寶寺，有一個雲水僧、衣衫藍褸，類似乞丐，向我口稱當家師，且叩頭如倒蒜。我的久已伏住的同情心，不覺油然而生，乃急掏銀角一隻與之。他大喜而去，我即尾之，你想他幹麼？他將僅有的一隻銀角，買包白金龍，喳的一聲自來火，燃着香烟，揚長而去。上海的雲水僧，我知道的只有這點，再進步的，當然還有。

在寧波，我看到的花樣可就有趣了。

一天午後，我從方丈出來，踱步到客堂門口看知客師飼的金魚去，察元師也來了，我一看他臉上，啊呀！兩塊黃瘦的面皮幾無完膚。我問他：『你這是怎麼來』？他告訴我：『打架』！『和誰？打得好兇！』他答道：『他們不安分，我去罵，他們圍結起來一聲喊打把我打得這樣，長衫也扯破了』。我說：『這是你吃虧了。』他說：『他們也被我打倒幾個，一個打得不能動。另外幾個逃走了。』我說：『你為甚麼不喊人帮忙呢？』他說：『五六個人，還吃得光，你看，不是有個被我打得不能動了嗎？』他們雲水僧就有種持別風味愛鬧事玩兒，打架玩兒，糾察，察元，常常彼他們打得沒處出氣。他們今天來，也許今晚馬上要鬧事尋開心，事情鬧大了，或者打察元糾察一頓，得勝走了；不幸失敗，拿到客堂打香板兒，這麼來幾十下，他也若其無事，不要緊兒。極其量你不能打死他，至多不過遷了他的單。但是他這次雖自認晦氣，說不定明天他又會捲土重來，再和你來幾十回合。他有的是練過的體質，不怕打和不要面孔的胡鬧，而且你被他打了，不但職事的專嚴掃地，且又多麼難為情呢！他們嗎？打不在乎，遷單不在乎，兩下相抵還是你吃虧。而且一個雲水僧，不被打幾次，不到處遷單，也算不得老資格，在雲水堂裏也稱不起老前輩。總而言之，雲水僧就生成這一副劣根性兒。說得好聽一點，是他們的持別風味和武士道精神。

我不知幹什麼去的，打江北岸坐車回來，行至××時，三四個雲水僧模樣的和尚，對面相逢。這不是很平常的事嗎？所差者是我坐車而他們走耳。不知怎的，竟惹起他們的不滿，憤怒之狀，見於形色，終至罵我一聲「忘八蛋」了事。我彷彿看到罵我的那位，好像就是上海向我口稱當家師，且叩頭如倒蒜的那位似的。相貌，束裝，口音，（咱們湖南同志口音）舉止，都無一不像。我懷疑了，我固不是當家，沒有什麼虧待了他；又沒在任何叢林當過職事，打罵了他；更和他絕少來往，無有私仇。然而，他為什麼要罵我「忘八蛋」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者無意得罪了他吧，我想一沒有住過雲水堂，二沒有在那裏同不識的人做過水陸或其他什麼，說我得罪了很多正人君子，諸山長老，同學法師，這倒有之，但都是認識的，絕對未曾開罪了這位武士道或不相識的雲水僧。那麼，他為什麼要罵我「忘八蛋」呢？也許是我這副尊容他看了生厭吧，但這生下來就如此，有什麼辦法呢？也許是我坐

車坐壞了，他大概是人道主義的信徒，看了我不講人道吧，但與其罵我，還不如細言細語他勸我來得有效。因我爲人，單愛聽好話兒。我忽兒一想雲水僧的特別風味胡鬧來了。他原來與我並無仇恨，他的目的，不過胡鬧尋開心吧了。他原來的意思，是希望我睬他，或者和他罵我一樣回罵他一聲「混賬」！那麼，他可找着交易了，你罵了他還了得，他不弄得你氣得口出鮮血，你也活該！

可是我沒理他，靈機一動，計上心來，學那富弼的「佯爲不聞」或「恐罵他人」了事，否則，我就活該倒霉！

沉悶

蔚雲

「沉悶！誰知出了家還是滿腔沉悶？」

夜深了，大地上寂寞得像是死沉沉的墳墓裏了！或許是大地一刹那的安靜吧？

草庵裏的一個和尚，像是在了什麼挨不過長夜的樣子，躺在一張簡陋得不堪的竹床上，神氣很是頹喪，從一点黃豆般的將盡燈光照出的面部，益發現出蒼白而可憐的顏色；他是一個約摸十九歲的僧青年，然而，最近像是將近就木的人了！

他爲什麼這般苦惱呢？據他向師傅說明出家理由的話，嘗說他是一個高小畢業生，因爲看不慣整個世界的欺僞，黑暗，從繁榮的上海逃到這草庵過着僧伽生活，他十二分自信，一般所謂叢林給他的安慰是有相當歸宿的？不過——他現在出家已經有了三個年頭了，雖然名義上做着這個草庵裏的住持，而事實給他所願望的却成了一個反比例。

所以他在深夜裏，總是老躲着沉悶，一回兒想到他未出家的怎樣過着學生時代的浪漫生活，一回兒想到他出家以後的怎樣枯寂難堪，近天因爲有幾位俗朋友要他回俗，滿腔愁緒，眞是教他益發沉悶！

× × × ×

他在做小學生時代，因爲從教科書裏讀到梁任公的關于佛教論著，所以他對于佛教是很有認識的！他以爲佛教是現代最切要的學術，不僅每一個人應該留意去研究，就是從中國幼稚的教育立場上，確有把佛教做基礎的必要，所以他畢了業，就辭別了可愛的母親逃到上海來，雖然他的母親屢次要他回家重聚，然而——他受到任公的論說薰陶得太深了！終于在一個秋天的晴明裏跟着一個師傅出了家。

出家，他已經是出家了！但他所學到的是什麼呢？說來很不希罕，一部瑜伽焰口和一部禪門課誦，要算是他唯一的功課，此外三藏十二部，他從來就沒有過問，就是要過問吧！他的師傅是不許他學習的，所以他除掉練習這兩部聖典——俗得不奈煩的聖典，簡直一切的一切，可說不是他應有的事了。

他是一個僧青年，尤其是一個很聰明的僧青年，他在這樣的環境裏，能夠使他滿意嗎？不。他很想脫離這黑暗的

牢獄，然而他要向那一條路走呢？

× × × ×

現在——他做了這座草庵的主持了，他做主持的緣由是因爲他的師傅不許他隨便在外面走，以爲現代的所謂新僧伽太革命化了，太不遵守古德的言行了！馬祖造叢林，百丈訂清規，簡直要給一般新僧蹧塌得不像樣了？如果任他的這麼一個頹弱的徒弟去受新僧洗禮，不是很丟他做師父的臉嗎？所以他寧忍把他榮膺一個草庵主持，過着活幽禁的牢獄生涯，決不許他的徒弟沾到新僧化。

然而——他是一個年青的僧人，所謂主持職位，他始終是不希罕的，他有的是一顆光明的心，熱烈的血，啞羊僧他是決計不做，無論如何是不願做釋尊一代的罪人！

不過，他現在的創痕太深了！要掙札也是沒有辦法了！佛教原本是最光明的宗教，因爲給一般僧人弄壞了，從光明轉成黑暗來，這要使他如何痛心，懊惱！

× × × ×

夜深了！大地上寂寞得像是死沉沉的墳墓裏了，或許是大地上一刹那的安靜吧？他躺在破舊的竹床上，淚珠兒一絲絲的嘆一口氣道：

「沉悶！誰知出了家還是滿腔沉悶」？

行脚日記

通一

前記

南來三年，這次又飄然拖着瘦長的影子歸去了，歸去歸去，歸去爲的什末？自己問問自己，不免啞然失笑起來；從前，開了口，提了筆，做方丈不對，做小廟當家更不對；現在，居然自己像眞的尋求安身立命之處似的從香港趕回江蘇去了，日常的理論到現在才覺得是空頭的，然而，我的天哪，那有什末辦法呢？

一月以前，我決定歸去一次的時候，曾替自己將南來三載所得的代價開過一頁清單，那時，我覺得非常慚愧！學問，仍舊是空空然，脾氣，還是那末孤僻，文章，寫得雖不算十分少，可是，自己滿意的實在不多。而況一時興之所至，有許多又違反了「僧讚僧」的古訓，得罪了許多前輩，諸山長老；從明哲保身的觀點上說，這就是一種愚笨的「自傷」，是聰明的人們所不肯做的，然而，我終于做下了，到現在怨天尤人已是遲了，只好隨它去。也因這，我此次歸去，將要看到許多冷漠臉孔，那是無疑的。再則，像我這種孤僻的人，滿肚皮不合時宜，只合于南國這種特別規律的生活，這次歸

去，自己覺得也有點勉强，不過，人終是感情的動物，生活是一條路，這條路每個人都得走，如果這條路太平直了，未免感覺到枯燥無味，所以，每一個人所走着生活的路子必定要曲折的，有波瀾的，那才有味，這次，我就是抱定這種主意幹的，所以，並不是對于當前的環境有所不滿，這是爲了將來生活的曲折下一伏線而已，爲了這一點，我竟風塵僕僕，將有兩個月的征塵行脚了，這中間，有新穎的事物可聽可看：久別的師友，佛教的名流，我將有領受教言的機會，這些，我將一一報告出來，於我個人，是值得的紀念，於眼前佛教，不無有點小連鎖關係，就此帶住，算做前記。

八，一，星期六。

午前收拾雜物，飯後太熱不能做事，晚上九龍天文台懸出七號風球，滿天陰霾，似乎傾盆大雨就要來了，不過，我覺得時日無多，非今晚買齊東西不可，乃與淡白阿周一齊冒險出街，東西買好，剛上電車，大雨如注，到了跑馬地，剛下電車，雨又停了，眞是所謂「若有」助神！

八，二，星期日。

上午和淡白先去看魯衡，魯衡今天在工商日報用「懷桂」別名又發表了一篇文章，這懷桂的別名由來，淡白和我都狠清楚，未動身以前，我和淡白都說魯衡這人有點奇怪，像他那樣殘廢不能行動的人，還有那種情懷，可見得人到底是不能與木石同比的啊！

會到魯衡，這事又忘掉了，從他的口頭知道香港的文壇頓形熱鬧了，他說從杜衡，穆時英之流來了之後，最近也醞釀着什末協會了之後，又談到生活日報停版的原因，總之，魯衡自己雖不能動，而他的消息却非常靈通，他眞是個怪人！

從魯衡處出來，又去法國醫院探視法航，法航在醫院住得一月多了，每天要廿多塊錢，都是他的姊姊幫忙負責的，這是非常難得的事。在他那裡看到虛大師慈航法師營救悅西法師的信件，心里頗多感慨！談了一陣，回來吃午飯。

晚間，因零碎事出街，回來已九點。確巧悅西法師已來，這眞巧極！，夜間談別後事甚詳，至兩點才睡。

八，三，星期一。

上午，又和悅西法師再去探視法航，歸來遇大雨，渾身通濕，飯後悅師先去，兩點半，陳靜濤居士打電話來，囑四點以內上船，三點，吃點心，二點半上船，承陳靜濤居士親送上船，並介紹船上唐買辦，囑每餐特製素菜，盛意殊爲可感！晚間十時入睡。

八，四，星期二。

早晨起來，頭有點昏昏然，看今代文藝數頁，不能入腦，沒辦法，晚上，六時船抵厦門，海關來查，天黑不能入口，又無小船來，由唐買辦向海關檢查通容，許搭巡查電輪登岸，九時抵南普陀，見寄法師後，化莊，仁性，福善，慧童，暮笳，慧權諸法師來會，這幾位當中，有會過的，有的沒有。暢論一切，非常興感！十二時就寢。

八，五，星期三。

本日爲觀音誕日，早晨與寄法師先往見常法師，沒多久，慧雲法師，覺斌首座和尙，會覺法師，玄妙當家都來了，常法師住海印樓，靠近觀音殿，爆竹聲不絕于耳，談話極不方便，飯後輪船將開，常寄兩法師堅留小住數日，自己亦覺得重來的機會難得，因偕慧雲法師赴山東輪將行李般下，路過大同路，遇黃秋聲居士，相見頗歡，秋聲居士去年赴港會蒙過訪暢談，可算是舊朋友。回到南普陀，不到一點鐘，他就和蔡吉堂居士來了，蔡居士是厦門佛學會的中堅份子，我們通過信，是神交已久的朋友，暢談頗歡。晚上，瑞今法師寄法師都在海印樓閑談，談到中國佛教會，大家主張成立佛教第三派，組織中佛會，調和現在的兩派，九時，與慧雲法師談別後事甚詳，慧雲法師與我一別數年，去年他在台灣遭受無妄之災，我則一肩瓶鉢，由鎭江而潮州，由潮州而香港，由香港而厦門，又將由厦門而上海，而鎭江，而……此次相逢，眞同隔世，談到過去，談到現在，眞有說不出的感慨！

八，六，星期四

湧蓮精舍主人蔡吉堂居士約往午餐，十時與常法師慧雲法師瑞今法師覺斌法師等同往，蔡居士近製太虛大師肖像珠頭，預備流通，特取出大家參觀。下午三時回寺，胡敬賓居士與蘇居士邀明日往妙法林夜供，所請的人客與今日差不多。晚上，肚皮有點作怪，因爲蔡居士家素筵豐美，吃得太多，不大容易消化，自己想想有點好笑！臨睡前寫給鎭江寬法師國良兄及香港淡白兄各一信。

八，七，星期五

早晨與常寄慧會諸法師乘車赴妙法林，約半小時即到。妙法林爲胡敬賓居士親所建築，去年敬賓自香港歸來就提倡打了一堂佛七，眞狠難得，飯後，與覺斌法師慧童同遊虎溪公園，白鹿洞，這兩處風景都狠好，尤其是白鹿洞，眞是避暑妙境，到五點，才由白鹿洞回南普陀，本來預備順遊中山公園，因時間不够作罷。

八，八，星期六。

今天天氣太熱，中午南普陀常住午齋後，本不預備出去，而慧雲法師硬要去遊中山公園，從前我就聽說中山公園狠偉大，建築費近百萬，豈知看過以後，也不覺得怎樣特別，歸路，過辛清波醫室，辛居士是佛學會的主幹人之一，思想頗清楚，談兩小時而別。

八，九，星期日。

以爲是星期日，可以參觀厦門大學，乃約劉錫亭居士同往，劉居士是在潮州的舊識，現在厦大學讀書，住南普陀，臨時，又拉上了慧童法師，豈知暑假期間，僅禮拜二五兩日開放，在各處跑了一下，在生物學館前攝影兩幀就回來了。晚間，在佛學院與唯參師談超岸寺事及家鄉小廟事甚詳，頗有人事難測之感！

（未完）

歐陸佛化展望（歐陸通訊）

呂澂

對流爲世界上自然現象之一，寒熱相乘，盈虧相除，大率類是，而東西文化對流在十九世紀以後，亦漸成爲不可掩之事實。原夫東方之政教，以和平爲中心思想，以從和平達到大同爲最高之鵠的，西方之政教，則以武力爲中心思想，以從武力達到大同爲最高之鵠的。因之懷德畏威、各道其道，當西方之宗教戰爭，物質文明，侵畧主義，盛極一時之秋，東方之宗教自由，精神文明禮讓主義，遂益覺橫受凌屈，所謂白種天驕，理勢宜然。但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二〇歐戰期後，西方諸强，均感民生凋敝不堪，羣衆痛定思痛，徬徨歧路，始漸覺向之武力中心思想爲失當，宜力求所以復蘇之道，爲是東方之哲學佛學等等，遂得乘機復興，向西挺進，如儒老學說之各國譯本盛行，固無論矣；即佛教會之風起雲湧，廣作播傳，亦足爲時代變易之象徵，倘東西文化對流而有所謂臨界點者，此其時已。今試就西人百人中考查之，反對侵略戰爭者不，及主排斥外教者，比比皆是，儒以汎愛爲懷，佛以慈悲爲本，老以無爲爲治，東方文明之精神，足使西方人士醉心，不其然歟？記者不敏，請得就歐陸佛化現狀，臚略述之：——

溯歐陸佛化之初步，約在十九世紀之末年，據德國八十四齡佛徒C. T. Stauss, Frankfurt am Mrin之自述，計自一八八七年即已得讀Edwin Arnold氏所著之亞洲之光（Light of Asia），一八九一年印度成立，摩含菩提學社（Mahabodhi Society），八四佛徒當時係屬社員之一。該社主持者印僧Anagasika Dharmapala於一八九三年代表錫蘭赴美芝加哥出席世界宗教大會，該德人即就此僧正式受戒者。

一九〇四年間英人Alan Bennett法號Anan'a Metteyya，由邱，入佛於英國，但不數年去世，其徒爲邱行雜誌名佛徒評論（Buddhist Review）者以紀念之，該誌印行垂十二年之久，後以移資建築佛徒精舍（Buddhist Lodge）停版，佛徒精舍初名通神學社寄宿舍（Lodge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落成未久印僧Anagarika Dharma Pala遠來佈道，另創佛教佈道會（Buddhist Mission 4I，迄今稱盛，佛教佈道會中，亦有驟含菩提學社之設立，現爲英國佛教之中堅，一九三四年九月，該社召開第一次歐陸佛徒代表大會，濟濟蹌蹌極一時之盛。

英國佛教摩含菩提學社，設在倫敦其地址爲四一，（Honceste Raadf Regent's Park London N. W. I 其主持人爲A. H. Perkins其揭示宗旨凡五，（一）廣佈巴利經典佛法。（二）奉行佛法維護。（三）圖設佛教圖書館於倫敦。（四）資助駐歐佈道和尚。（五）與歐陸其他佛教團體聯絡互助。社中每星期有佈道演講一次，社員年費六先令，永遠入社費五鎊，社刊法輪（The Wheel）每月出版，另售四辦士，社員免費，又出有書籍多種，但均屬膚淺無足介紹，又該社擬於最短期間，徵求社員，達四千名之最底限度云。

此外利勿浦，亦有佛教傳道會之設，內容不詳。

德國佛教會之創設，始於一九二二年，會名Gemeinde um Auddha地址在柏

，林創辦者德人Herrl Martin Steinke 今已被剃爲和尚，法號道傳，Tao Chun)出有雜誌名 LieB rocksansa mmlung;少後又有德人 Dr. Paul Dahlke (已故)，另創佛寺於柏林，寺爲一精美之殿宇，其徒每逢朔望均舉行佈道祝典，東方人士之來隨喜者，時不乏人，一九三三年之夏 Ananda Kans ayayana 法師在此証道，又日僧 Juji Sikakibara 曾來住兩年，又三年前 Rehula Sankrityayana 法師來住兩週、除此之外有 Georg Grimm 創三寶殿，Lodg of the Three Tewels)，而於漢堡 Hamburg 由Herr Persian主持及哥尼堡 (Konisb urg) 則又各有一佛教會舍，按上述 Dr Dahldke所創之精美佛殿，係名 Das Buddhistis he Hosu)主持者，Mr Guide Auster 法國佛教社 (Guido Auter Les Sris du) 爲年前太虛法師，遊歐時所剏設，社員有法德英美俄匈等國人士。

瑞士亦有佛教會社之設，地址係在日內瓦之洛迦諾市。其他佛教徒之散處意大利，捷克，以及德國各大城者，爲數甚多，不能悉述。

至於印度錫蘭之佛教會，Bunddhi ssine Dharmapasa Trus'之主持者則爲Da-ya Hewaqtarae 及 Nil D. S. Silva云。

歐洲佛徒言論一班 ——歐洲佛徒言論，最足表示西人對於佛教之認識程度，及其佈道方法，以後各則，拉雜直譯，姓名從略，俾省篇幅。

(一)現代歐洲亟需佛教，以解放西方羣衆之機械化的生活。(二)西方物質主義及自利主義，將使世界文化，日趨滅亡，惟佛祖在天之靈，足以救之。(三)吾人不論東西，不論歐亞，不論膚色，同屬亞洲之光的信徒。(四 深願來世托生於印度佛地。(五)佛教者和平之基礎，罪業之溶劑。(六)今後佛教會之工作，應注重訓練歐亞青年，作佈道工作。(七 願東方各佛教團體盡力捐助西佈道經費，一如西方人士向東佈道然，或謂東方患貧，恐無餘力向西，是語實屬大謬。(八)西方務須多建寺院僧舍，供佛徒靜修之用。(九)佛寺之建築，就西方之環境風尚而論，宜建作西式之殿宇，猶之中國藏印錫蘭日本等地，佛寺作風，各有不同。(十)西方佛教佈道其弱點有二，一，才力不集中。二，經濟不充裕。(十)雜誌宜兼用英法德文，流通歐洲各國，若各國單獨出版，極不經濟。(十二)舍佛經律外，更無他法可致世界於和平，(十三)集多數和平之分子，然後能造成和平之文化，君主軍士，政法之權力無與比尊，波爾托維克主義，法西斯蒂主義，民主主義之威力亦無與尊。(十四)吾人所創之夏令學校，已能實行不殺生，及救濟貧苦，今後願東方各佛教國家概予資助，以期昌榮。(十五)願我歐人，勿以佛教作教律看，作理論看，作哲學或文學看，宜以之作生活的方法看，庶幾可用以矯正耶教開化西方諸種缺點？(十六)耶教在德國，已行至最後一階段，此後佛教之發展，必將日進無疑，至德國之佛教似與日本同一支派。(十七)宜由東方禮聘一法師，永遠駐歐，便利證道(十八、法師之價值遠在雜誌上。(十九)佛業永遠新鮮，永遠時尚，永遠光明，永遠適合人生需要。(二十)吾人須擁護蔬食會，並反對一切之科學殘忍行爲。

記者述西方佛徒之言論，竟不禁重有感焉！(一)佛教果能阻止歐洲之物質主義，侵畧主義，及自利主義耶？東方弱小民族將永賴佛教以生存耶？世界人

類果不需要物質文明耶？是數同題，就目前世界之現狀觀之，恐尚屬空談立想。(二)西方佛徒之認識佛教較淺，亟需東方佛教團體扶助，在佈置道經費方面亦亟需東方扶助，東方人士得無動于中否？(三)此種東西文化對流，將於何時如水之寒熱對流，克底於均，大同大同，跂予望之！

「考帕殺」的一幕

（暹羅通訊）　性教

通一法師：

別後甚念。性年近四十，記憶力特別衰弱，以腦力衰弱人而學生硬之外國語，是爲甚難，但拿破崙有云：「字典上無難字」，又祇得硬幹苦幹，何難之有？不過較聰明人多下點工夫而已，

今天教師有事外出，正是性寫信給法師的機會，故特收書聊贖疏忽之愆。

暹羅佛教情形，華慈等均已詳細報告矣，茲不贅。惟最近得一關于暹羅佛教情形之又一幕敬爲法師陳之。

暹羅佛教，是否帶非道彩色，因現時語言不通，故未敢加決然判斷，性又出家未久，不能加以引証，以定是非，祇好實事紀載，以爲　法師告，如不吝賜　教，得開茅塞，則尤感激靡涯矣。

本月(陽七月)三日，即陰曆五月十五日，爲佛制結夏安居節，暹語爲考帕殺。是日，性以應供外出，至白王橋傍，忽聞音樂悠揚，更有怪聲夾雜其中，若斷若續，時高時低，性奇之，欲問之而苦無相識者，正徬徨間，瞥見馬路兩傍，已人海人山，翹首遙望，而音樂聲，似亦由遠而近，由近而清，細聽之，恍然悟，蓋今日爲守夏節必爲暹人出家入越，所舉行之歡送節也。沉思未竟，果也，此儀節已有一小部份現于眼簾。前導爲男孩多人，赤身跣足，頭髮蓬鬆，下部圍以樹葉，全身塗以煤灰，手舞足蹈，狀類太古民族，次則爲野人式之音樂隊，小花鼓，大鐃鈸，銅鐙，銅鑼，打得丁丁當當；而人亦奇裝怪服，目不暇給，或扮老婦。或飾少女，又有披髮如魑魅者，其面或黑如漆，或白如銀，或紅如火，或黃如金，搖頭擺腦，隨唱隨和。尤有怪者，一對老夫婦，（均男飾）載舞載戲，女則雙乳高聳，一高一低，男則色胆包天，時上時下，或隔牆探香，或當面接吻，而男手所着處，女則扭身怪叫，掩乳而避，羞答答然，春色萬千，風騷十足，旁觀者咸爲之捧腹。此種醜態，實使性無立足地也。既而正式音樂隊至，隨後更有行駛極緩之汽車數輛，首輛內安坐一暹僧，車外張黃羅傘，態度嚴肅，目不傍視，多人繞其側，如衆星拱照，不時一人發聲曰，呵……呵……(如三班六房喝道)聲悠而沉，衆人和之曰休……休……聲厲而高，徐車則或載親友，或載行單，供入越後之用。

余飯畢返越，質諸暹僧，據云：考帕殺爲暹人最多出家期，蓋待至十一月十五，(暹佛丁)爲圓滿一週功德之期，苟于考帕殺後始出家，則過去之罪惡不能淨盡，即功德不能圓滿，并不足稱佛門弟子。

按暹羅以佛教爲國教，其信仰已深入民間，并得政府保護，故一切均得有優先權，但信仰心是否帶非道彩色，則非性所知也，縱出家爲人天讚美，而如上儀式，恐亦不爲智者取，性所見如此，　法師以爲何如？特書此以博一笑。

此請撰祺！

末學性教和南。

一月佛教

記者

厦門 中國佛學會厦門市分會自成立以來，即在本地某報出一佛學副刊，近更發行人間覺半月刊一種，由福善法師蔡慧誠居士黃慧燈居士担任編輯，創刊號已於八月五日出版，內容豐富，誠華南佛教雜誌中後起之秀云。

又訊 南普陀寺慧雲法師自台灣歸國以後，即努力著作，除烟水庵詩稿已出版外，近更將其譯述之釋迦如來一代記自費出版，其籌備已久之佛教公論創刊號亦于八月十五號出版，內容編排，完全簇新，查厦門佛教刊物有現實旬刊佛學週刊，人間覺半月刊，佛教公論月刊，集佛教刊物之大成，甚爲希有可貴云云。

廬山 廬山今夏黨政名流，及中外學者，前往避暑者甚衆，特商同太虛大師，在牯嶺大林寺發起暑期講學會，併恭請太虛主講。頃悉該會於日前開講，到黨政名流及僧衆多人，法席莊嚴，甚爲希有，茲將講演人名及講題，略誌於下：

(一)李烈鈞氏，講政治領袖當如何運用佛法來發展救國濟民的事業。同時希望講佛學法師、與研究佛學居士，將佛法貢獻到社會去(二)蔣作賓氏，講出家的僧伽應嚴察組織訓練，以興隆佛法，而信仰佛教的居士，應多做利益人羣的工作。(三)邵元冲氏講佛教與人生。(四)張默君講佛學與文藝。(五)慈航法師，講佛教怎樣可以救國。均精警動人，最後復由太虛大師歸納發揮，一時三百餘聽衆，均鼓掌歡躍，讚歎弗置云。

香港 香港菩提場，自前月恭請東蓮覺苑教務主任，靄亭老法師，宣講維摩詰經以來，每晚座無虛席，東蓮覺苑佛學社學生，全體列席聽講，並於每日午後未講前，先在該社輪流覆講一遍，以資練習，何苑長與林楞眞居士，於講時均親到講堂監督未嘗稍懈，昨七月二十三日，爲法會圓滿之期，特提早講經時間，於午後二時，何張蓮覺居士預向佛有緣素食館，定製點心供衆結緣後，復在菩提場門首及天台兩處攝影，然後開始講經，是日聽衆特別加多，濟濟一堂，一時稱盛，講畢，菩提場備齋供養，邀請作陪者，有覺一，喝侖，兩老法師，葦庵，通一，諸法師，何張蓮覺林楞眞居士等，統計法會數十日，始終均由林楞眞居士傳譯，聽衆無不稱許，皆謂靄老法師雖舌粲蓮花，如非林楞眞居士轉譯入神，大衆領受法益，無此深廣，誠香港法會中之稀有勝緣云。

無錫 無錫隴縣長，爲使全縣佛教徒，應付非常時期起見，特遵照部令，舉辦僧衆兵役訓練班，令該縣中國佛教會無錫分會衛質文負責籌備，並擬訂簡章，及訓練大綱，一面呈請南京訓練總監部備案，茲悉訓練總監部，於日前訓令該社云：

▲訓練總監令飭遵照　查我國憲法，信教自由，然兵役義務，則全民平等，凡我僧道同胞，應秉已往廟宇自衛之精神，進爲國家自衛之貢獻，國難日亟，甯容自外，允宜善爲宣導，以樹全中佛教界之楷模。又此種壯丁訓練，並非當兵，特同屬中華國民，不能不分担保衛國家之責，蓋處於列國競爭之非常時

期，關於管教養之訓練，義務，必須全民一體。舉凡個人或團體，對於是項所受訓練之精粗，與服務精神之消長，乃將來存在與消滅之分歧，是最宜及早認識而自覺者。既據呈請前來，規定變通辦法四點：(一)僧道受訓，得單獨編組。(二)訓練服裝，得用原有之短僧服。(三)前兩項如有認爲無須，而照一般在俗參加者亦聽。(四)僧道受訓後之編組，不列入戰鬥部隊，仰即遵照辦理，爲要，此令。

△規定課目先訓住持　崇安寺，大雄寶殿內，中國佛教會無錫分會，接奉南京訓練總監部訓令後，即開始籌備，分函城鄉各區寺廟六百餘處，住持僧道，凡年齡在十八歲至四十五歲之僧人，一律抽調來城受訓。訓練地點，擬借中心小學校內。訓練科目，佛學，常識，黨義，醫藥，衛生常識，以及一切急救，看護，防空，防毒等常識，第一期先訓各院住持，後訓各寺客師。授課時間，早晨五時到九點，上午三點到七點止。

△訓練服式仍作僧裝　至於受訓僧道服裝，用白布作僧人小衣，加一黃佛字臂章，帽子則用平時僧人小帽，加一黃佛字，徽章加一金鋼帶，襪用灰色，鞋子穿維漢草鞋。訓練經費問題，呈請縣長按照甲乙丙寺廟分担。甲等寺廟，每處三元。乙等兩元。丙等一元。並轉飭各區長負責，限七月五日以前，城鄉各寺廟一律交到佛教會內，各寺廟應繳訓練費，早已逾期，現由佛教分會分函催繳。

△主任教官分別聘定　僧衆訓練班，由縣長任名譽主任，正主任超一，副主任衛質文，各科教官，聘請許毅擔任防空，伍正己任醫藥防毒衛質文任急救看護，並兼總務主任，佛學常識，由趙一法師担任，黨義由桂沃臣蔣翼担任，術科嚴懋堂，李吉陞担任，關於開始訓練日期，約在本月十五日以後即可開始云。

編後話

編者

這期所刊登的多是軟性的文章，在那些高深的佛學者看來是不值得一顧的。但我們的意見是：佛教雖在中國流傳了二千多年，久爲士大夫階級消閒的玩意，佛教的眞精神並未曾深入大衆裡去，這是很值得遺憾的事！那原因實由于佛學者們翻譯經典和註釋經典時都用那些艱深玄妙的文句，很難接近大衆。佛學的書籍，就算精微的學者看來也覺得如讀黑氏的「邏輯論」那樣艱澀費解，無怪那一般的大衆看了佛學的書籍總覺得頭昏欲睡的了。雖說佛學的理論體系精深龐大，但只要佛學理論的著述者不要自炫高深，能够「出淺入深」的寫法，適合大衆智識的水準，把佛教的眞精神傳播到較廣大的領域，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我們就很看重文章能够大衆化和通俗化，只要它對于理論沒有歪曲。自然「通俗化」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其實它比艱深的寫法還要難。我們知道我們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們希望和作者們精誠地合作，源源的多賜我們一些通俗化但而有系統的關于佛教理論的稿件。

關于「六一九」的紀念日，我們刊登了一篇談「六一九」，這是從某意義上來估計它的價值的。現在，「六一九」是在人們劇烈的慶祝中過去了，但是我們總覺得在紀念日中，能從這方面想法的人委實是太少太少了，我們希望我們佛教徒大凡對于佛菩薩的紀念日，不要忘記了佛菩薩在世時得那種犧牲救世的偉大的精神！

其他的文章，我不願意囉嗦了，還大家自己去體味。

人海燈

第三卷 第九期

民國廿五年九月一日出版

THE YAN HOI DANG
(Gissued Monthly)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主辦者 東蓮覺苑

編輯 發行 人海燈社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笠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本刊定價表

零售每期一角	郵費五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定價
	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半年	六冊	六角
每月一冊	定費先惠		

本刊徵稿新例

一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一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一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一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一對于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一來稿一經刊載，除酌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爲特約撰述。

一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一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本刊廣告例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東蓮念佛社徵求社員啓事

本苑經創辦人，何張蓮覺居士施資創建，作爲十方女衆研究佛法永久常住，業已開學一載矣。茲爲力謀發展普結善緣起見，增設念佛社，普攝羣品，徵求社員入社念佛，效東林之故事。植淨土之勝因，每日下午一時至二時半，本苑同人並兩校學生，依時念佛，逢佛誕日，盂蘭節，彌陀誕日，均結念佛七一期，社員均得隨喜參加；如社員有十人以上同意者，得隨時入社念佛。倘社員天年報滿，當邀集全體社員來社念佛，追悼助其往生，信願篤行之君子，其亦聞風而興起歟？所有社員及納費規則，開列於左：——

特別社員每年納費拾弍元，（贈閱人海燈全年）

普通社員每年納費弍元，

社址（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

民國廿五年　月　日

厦門湧蓮精（監選名香特製佛珠）舍名香山售

本市湧蓮精舍主人，特製上品美術各種念珠，珠頭製有極莊嚴佛菩薩聖像，并加工特造當代佛教領袖太虛大師，淨宗導師印光老法師，律宗秦斗弘一法師各位道影，珍貴精巧，迥異平常，訂價低廉，郵購便利，凡國內外信仰三寶，及皈依諸法師者，應速踴躍購請，以便爲永久修養紀念。本精舍又監選名香數種，類分西藏名香，天竺旃檀香，戒定眞香，功能：——

遠濁去腥，　莊嚴佛士；

通神闢穢，　淨化人羣！

燃點一枝，如入香積如來的衆香世界，是爲供佛淸神之上品也。每大盒大洋一元五角，中盒大洋一元小盒大洋五角。遠地函購即寄。

總發行：厦門大同路新合美鋼鐵行

分銷處

上海大路商場二樓中國國貨公司

鎭江焦山佛學院

湖北沙市四衆佛學研究社

四川萬縣佛海燈駐川辦事處